《江选研讨会》自选集

黄薄码

2016 年 8 月

献给他

目　录

序

一朝天子一朝逼格

日常

长者的爱情故事

李光耀眼中的长者

《人民日报》里的长者

长者与 1990 年春晚

「还要知道莎士比亚」

蛤三篇

到底哪个西方国家他没去过？

美国的华莱士到底有多高？

香港记者到底跑的有多快？

大学

长者的毕业季

电视剧《金陵子潮》中「杨扬」一角探析

一张借书证的秘密花园

才华

长者究竟掌握了几门外语？

一名老派文艺青年的自我修养

扯谈

续命大赛里长者的对手还有谁？

长者一季度大事记（2015 年）

我们来谈谈这个号

□□□□□□□□

2014-12-06 江选研讨会

昨天是长者对香港记者发表重要谈话十四周年，在□□□□□□的当下，于朋友圈里复盘了怒斥港记的文字版尚觉意犹未尽，便又上了油土鳖重温了当年视频，思绪万千夜不能寐，有些话想说。

十四年了，这段视频常看常新，每看一遍受益良多，长者为何风趣幽默逼格高，窃以为跟其教育背景有关，良好的城市氛围和家庭教育背景使得长者从扬州著名的东关中心小学伊始，就「每天在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唱歌和游戏中度过」，就是在这所小学，长者开始接触一生的挚爱——音乐。中学六年则就读于当时号称「北有南开中学 南有扬州中学」的扬中，有趣的是扬州以北 100 公里出生的周半旗早其 20 年就在南开读的中学。扬中当时实行的是西式教育，「英国的语法书、美国的三角数学都列入课程」,其英文老师李宗义当时就教授杰斐逊的讲演和林肯 1863 年的名文——葛底斯堡演说，很多年后长者都说「我们那时教的英文程度比现在大学都高」，而先长者毕业的朱自清和胡乔木亦彰显了该校在传统教育中的厚重，在校期间浸淫传统艺术的长者甚至为同学篆刻过私章。进入大学江则分别就读于南京和上交机电系，当时宁沪两城均领一时风气之先，长者在这里接受了完整的民国教育。如果□□是□□□晚期、胡四是暖男的话，那长者就是大受姑娘欢迎的文艺向工科男了。

再看胡四，扬州往东 50 公里就是胡读书的泰州中学，当时

的泰州还隶属于扬州管辖，现在的说法就是普通的苏北县中，与当时「市里的学校」扬中不可同日而语，官方口径里的胡在大学期间中规中矩，只参加了文工团舞蹈队和入选国庆游行方队。而同期的长者在学校被人称为指挥家，人们常常看到「他在钢琴上敲打，附身二胡拉唱，或者为当时抗议的学生高歌猛进做即兴指挥」。47 年 1 月，全国学生抗议美国士兵强暴北京大学女生，长者被选派画出巨大的漫画招贴，4 月，「他又手提二胡出现在上海学生组织的话剧演出」，抗议美国商人撞死交大学生逃逸。再说到×，大时代的悲剧也好，个人的命运也罢，和很多工农兵学员一样 ,从 15 岁到 22 岁在陕北插队的□□几乎未□□□□□□，而清华大学在文革期间招收推荐的工农兵学员，实行「连队办学」的体制，教师还是「上、管、改」的对象，随队办学。□□入学期间，正赶上「梁效」的两位左棍红人迟群、谢静宜掌管清华，学校正常科研和教学几无法正常开展，这样□□□□□□□□□□□□的人会为带鱼站台也就不奇怪了，环境决定品位，那是后话。

所以谈到逼格，□□前段时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称托尔斯泰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能吸引他。清谈自己的读书经历和推崇作家就□□了，真正有逼格的文艺青年应该如何优雅表达对喜爱作者的仰慕，长者谢邀分分钟教□□学做人。20 年前的 94 年 9 月，一位长者独自搭了一架飞机飞到莫斯科，信步来到市中心文化公园附近一座两层木质建筑内，凝神看看那张窄小的书桌，托就是在这张桌上写下了《复活》在内的诸多著作，而托在这里期

间许多俄罗斯文学巨擘都来这里做客过，长者一眼就阅尽了繁华。

世道变坏是从人们取笑文艺青年开始的，以前有人觉得是耸人听闻，仍沉溺于对文青的反讽及文青们自嘲的狂欢中，如此对一个拥抱理想主义和自由精神的群体进行污名化成为了一股反装逼的装逼潮流，结果周小平们的登堂入室一下让所有人的感受到了羞辱，自己没有坚持品位的勇气，就等着被这些权力夹裹的文革审美一次次的强奸。长者最难能可贵的一点也在于此，在越来越多的人急于表明自己的立场，与文艺青年划清界限的时候，他始终相信人是有更美好，更高尚的追求的，也愿意选择一种更加精致、甚至非常优雅的方式来生活，他从不羞于承认自己的文艺气质，他用西班牙语俄语演讲，用意大利语演唱《我的太阳》，表演京剧捉放曹，用夏威夷吉他弹奏《Alloha，Hawaii》，他深知威权时代国家领导人对文艺生活的追求会让人民更看重尊严、优雅和审美，长者治下的 1994 年，王菲窦唯留了合影，晓波在与王朔对谈。冯小刚在拍北京人在纽约，王小波捧着黄金时代走出出版社。顾城举起斧头，红磡余音绕梁。那时文艺不受指点，生活更未消解斗志。人们敢为信仰而死，民族歌手才是大师。

长者的爱情故事

2015-01-06 江选研讨会

出生于 1926 年的长者，在扬州老家按虚岁算，过了这个农历年就要 90 了，他与发妻的爱情长跑也进入第 65 个年头了。与进城就抛弃发妻娶女学生的早期领导人以及浸淫于二婚的红领巾一代领导人相比，长者的这段感情长跑实属难能可贵。2001 年的 1 月 6 日，长者曾经把昔日同窗好友邀到中南海的家中，饭毕，一番吹拉弹唱之后，长者才神秘的透露这一天是他们的金婚纪念日，于是，在这天撰文一篇回顾长者的爱情。



他们是「表兄妹」

自古表兄妹情深，这要从长者的身世说起，长者六叔无子，于是从小便被过继到了叔叔家，六叔的老婆叫王者兰也就成了长者的养母，而王冶坪则是王者兰胞妹的女儿，这样本来是姑妈的王者兰此时变成婆婆，本来是表哥的长者变成了丈夫。所以长者与王这一对从小便在一个大家庭长大，就像汪啸风与水笙、慕容

复与王语嫣一样，是青梅竹马的表兄妹组合。

长者自称，「在扬州垂柳拂荡的运河边上一同玩耍的年少时代起」就深恋女友，一份官方报导也说他们「从小之间就产生一份纯洁的感情」。王性格恬淡、不好张扬，「他（长者）兴趣广泛，聪明开朗，有组织能力，喜欢炫耀，而她性格内向，随和友好，和蔼可亲」，这样的搭配李银河也从恋爱心理学中做出解释，能彼此吸引的「一种是高度契合的，另外有一种就是差异特大的，他也有他的吸引力」。

王有着与长者类似的家庭背景，其父留过美，英语流利，并在扬州（一说在上海）拥有一家工艺品厂，家境尚可。1946 年长者到上海读书那年，王也考入上外，学习之余，也会经常到王家串门。长者的妹妹在回忆三哥与表姐的恋爱时说：「三哥从南京转到上海交大以后，他经常去看望我的外婆，和我的舅舅—也就是王的父亲。我外婆和舅舅都非常喜欢三哥。1949 年，当我母亲搬到上海时，她欣喜地看到三哥和她的侄女正在谈恋爱。」

公子遇良人，一切都是那么顺利成章，没有「我顽固地爱你和顽固地不爱你」的这种波折，很快长者便于这位经常去厂里去找他玩的大眼睛姑娘举办了婚礼。他们的婚礼是在当时四马路上的杏花楼举行的。杏花楼是百年老店，大约 100 名宾客参加了那场历时 3 小时的婚礼，参加婚礼的除了有几个特别要好的交大同学，主要是男女双方的亲友。

漫长的异地恋

恋爱易，生活难，纵观长者 65 年的爱情长跑里，聚少离多

是主旋律，1950 年底结婚不久，1955 年长者赴苏进修一年，结束旋即从艳阳里大雪纷飞的上海来到寒夜里四季如春的长春汽车厂，这一呆就是 8 年。1962 年长者调回到上海工作，那段时间是两人的最好的时光，告别了东北的天寒地冻，「他和妻子每天自己带午饭，送子上学，坐公共汽车上班。」。他们也在上海有了自己的住处，在现在的曹杨新村，恬静幸福的生活没有就这样定格，好景不长，小家庭的幸福被卷进了大时代的洪流。

1966 年 5 月乌云压城山雨欲来，这个时间点也是他们长达 20 年两地分居的开端，巧合的是长者调任湖北远离夫人开始异地恋的同时，在紧紧相邻的湖南一隅，□□□□□□□□□□□□，未来若干年长者也奠定了逢单数代领导人与娱乐圈人士的渊源。1985 年，长者终回上海任职，二十年了，他的发型开始往后梳了，裤子也越穿越长，背影陌生到让王觉得见到他是上个世纪的事，但当长者开门进来时，她就好像自己刚刚下班，只在楼门口等了他五分钟而已。

结束异地恋的喜悦不仅限于可以享用第二杯半价了。王有着上海人的精明持家，几乎从未送给长者礼物，但就在长者重回上海与家人团聚这一时期，她大大破了一回例。从长者上大学时起，他就梦想能够自己拥有一架钢琴，但那时经济上要负担一大家人，买钢琴是不可能的。「经深思熟虑的谋划，王从银行里提出了所有积蓄，又向亲朋好友借了些钱，勉强凑了 2000 块钱，买了一架聂耳牌钢琴」。后来长者调任北京的第一年，王没有随去，在中南海的温顺长夜里，陪伴长者的就是这架钢琴。

曾经的「第一夫人」

和永远单曲循环的长者不一样，去北京之后的王冶坪迅速老去，从不盈一握到皱纹密布，但长者既不像革命先辈和后生那样把娶嫩妻当作男人的本事，依然守着略显暗淡却默默操持家庭的妻子，也不像胡兰成那样「娶了之后，也并不带出来，只留在老家侍奉母亲」。1994 年之后长者每次出访都会带着这位糟糠之妻，也是这一年，共产党的媒体被要求可以适当宣传第一夫人参加的外事活动。

1994 年那次出访俄罗斯、乌克兰和法国的 10 天时间里，王冶坪扮演了中国第一夫人的角色，仪态端庄，泰然自若。这也是建国后第二次最高元首携夫人出访。同时，西化和海派的长者对王的衣服也提出了要求，在长者访问香港期间，王淡雅的着装得到了当地著名时装设计师张天爱的好评。97 访美期间，王则穿着「一条蓝色开衩连衣裙，外罩一件深紫色天鹅绒收腰外衣」，不落希拉里下风。

尽管有身体上的病痛和理上的不适应（王患有严重的颈椎病，所以她头一直略偏 15°）——「在巴黎的国宴上，她忍受病痛长达 3 个多小时」，但她勇敢地时刻伴随在长者身边。深受感动的长者也以一种体恤式的温柔温暖她，在那次巴黎国宴中，他直接用英语低声对时任总统密特朗说：「我夫人长途旅行很疲乏，有些头晕。能不能请你准备一把椅子，让她坐一坐？」密特朗立即让人搬椅子，并且一下子搬来两把。一老友私下里对长者说：「你和妻子一起出国访问的时候，你好像总是抓着她的胳膊拽着她走。

在电视上，这样看起来有点别扭……」长者回答说：「我怎么办？要是我不扶着她，她就走不动」。这位老友感慨地说，她的丈夫感到高兴，不仅是为了中国的形象，而且他真的喜欢见到多年来与他患难与共的妻子在国际舞台上受到应有的尊重。


Reuters
Chinese President Jiang Zemin helps his wife Wang Yi Ping out the door of his Air China Boeing 747 after his arrival on the U.S. mainland at Langley Air Force Base on the second stop of his U.S. tour.

感情之事最难评说，但长者这如邻家大爷大妈式普普通通的爱情故事还是在晦暗的人海里闪闪发光，让人平添敬意。他们都到生活里去了，那里人口众多。

李光耀眼中的长者

2015-03-25 江选研讨会



李光耀大长者三岁，相仿的年纪，相似的成长环境和教育背景，使得李在与官方五代中国领导人的交往中，独与江最要好。友谊的深度，是两个人的自身深度的表现，李在回忆录里说起这位中国老友说「我们两人很合得来。江爱结交朋友，我则直接坦率。同李鹏在一起，我必须小心地连半开玩笑也有所顾忌」

初次见面

为了这次初见，两人在几年前就连呼吸都反复练习了。1980 年 2 月，曾任一机部外事局局长的江被擢升为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当时江年富力强又懂技术、懂外语、懂外事，深得顶头上司谷牧的赏识。是年秋天，管委会受联合国资助组织了一个考察团考察 12 个国家的主要进出口中心和自由贸易区。江被任命为代表团团长，考察地点之一便是新加坡。

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新加坡，官方对代表团的接待并不怎么友好，当年的代表团成员回忆说「在向坚持说英语的新加坡官员抱怨时，江发现翻译有点儿跟不上，于是江亲自承担了全部的翻

译工作。身为代表团团长，这是极不寻常的。江对这些新加坡华人官员不说中文感到不太高兴，所以在下午的会上他坚持要求他们说中文。结果讨论才变得较有收获。」

一线各表，对于这段江在新加坡考察的时期，李在回忆录中写到「江于 1980 年曾在新加坡待了两个星期，一名署长吴博韬担任他的联络员。江当上总书记之后，吴为我写了一份简略的江泽民印象记。在他印象中，江是个认真勤奋、明察秋毫的官员，会仔细研究每个问题，做笔记，凡事追根究底。吴很欣赏他，因为他不像其他中国官员那样住在五星级酒店，而是选择了繁华的乌节路以外的一家三星级酒店。他乘坐吴的普通车子，甚至搭的士或者步行。江是个节俭清廉的官员，但是看起来不像是个擅长搞政治的人物。 」

李和长者初见是哪一天有待考证，李曾在 1985 年 9 月 13 日飞抵上海，两个月前的 7 月 28 日，上海市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刚刚补选江为上海市市长，但查阅当年 9 月的报纸，只提到了上海市副市长朱宗葆等到机场迎接并主持欢迎宴会和讲话，没有提到江，李在回忆录写到了这次宴会「作为拥有 1200 万人口的上海市长，江发现每天要提供 200 万公斤的蔬菜也很困难。一谈起中国的庞大需求，他就谈了一个小时。晚宴上的谈话非常生动。他不断从广博的记忆中引用童年时代就背诵过的诗词文赋。他的评语充满了文学比喻，很多都超越了我对中华文学有限的认识。这自然也加重了通译员的工作」

回忆录里同样记述下了李对江的第一印象「我没有如事前所

料一般地，见到一个典型老练的共产党官员。在我面前的是个身高中等，身材圆胖，皮肤白皙，戴一副眼镜的阔脸，黑发往后直梳，经常面带笑容的主席。他资质极高，博览群书，而且有语言天分，俄语说得流利，也能说英语和德语，并且能够引述莎士比亚和歌德的话。他告诉我因为曾经在罗马尼亚工作，所以也能说罗马尼亚语」

李曾劝江研究美国联邦储备局和德国中央银行的运作方式。江对此做了记录并说，他是电机工程师出身，不过也开始学点经济，阅读亚当·史密斯、保罗·塞缪尔森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著作。

「江喜欢抓着我的前臂」

李提到江有一个非常不像中国人的习惯，就是喜欢拉客人的前臂，殷切地看对方的眼睛问一个直接的问题。他指江泽民的眼睛是他探测谎言的仪器。在《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一书中李光耀回忆，「在中国领导人对美国及西方世界的认知还不足时，江会邀请他出席晚宴，与他讨论外界的情况。他会抓住我的手问我，跟我说西方对我们的真实看法！」



肢体语言表明了一种新建立的友谊。库恩在为江写的传记中

也曾提到，江一度抓住布什的胳膊肘，而当时布什正在江的耳旁窃窃私语。与此相应的是，当两人转身准备去赴午宴时，布什很随意地把手臂搭在江的身上。

李曾与多名中国领导人打交道，但江李二人的交往非比寻常「我无法同华国锋和李鹏畅谈，像跟江泽民那样。」他们确实无话不谈，联合早报曾引用李光耀的话说，「江很乐于从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职位上退下来。」如果关系不铁的话，在换届前的敏感时期，他绝对不会公开说这番话。2002 年 9 月一期《联合早报》头版报道李在访问中国期间，和江谈到共产主义，说「他们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这个属于共产主义的时代快要结束了。」这与江退休后自问自答共产主义是否会实现时说的那句「我看未必」一脉相承。

两人的亲密关系还体现在交流的语言上，李在回忆录里提到 1994 年 5 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江讨论国是，江说「我有翻译员，但是我们别浪费时间，你就说英语好了，我听得懂。而我说华语，你也能听懂。有什么不明白的，我的翻译员可以帮忙。」两人当天的确省下不少时间，那场讨论非常热烈。

但在具体政策上实用主义者的李对长者也会不吝批评，维基解密一份从美国驻新加坡使馆传出来的秘密文件，记录了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James B STEINBERG）2009 年 5 月 30 日与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见面时的谈话内容。台湾问题上，李光耀在比较胡和江时指出，江的思想被所谓的「江八点」制约了，以至在处理台湾问题时缺乏灵活性。他总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把台湾

问题解决，以为这样就可以名垂千古。

烟花三月下扬州

2010 年春天，莺飞草长，长者抖擞精神在江南散心近 20 天，在结束在无锡、常州、南京的游览后回到家乡扬州并参访母校扬州中学。这时，他想起了老友李光耀，安排了一场特殊的外事活动。

据李光耀女儿在《海峡时报》中记述，李光耀本来准备直飞上海并于 5 月 14 日参观上海世博会，但在离开新加坡前一晚，在江的邀请下，李光耀决定先到扬州探望这位老友，于是他们直飞南京，再转汽车到达扬州。「我了解我的父亲。为了表现他不曾遗忘退休的老朋友，他乐意踏上这让人疲惫的旅程。这是独特且值得的一趟旅程。」李的女儿说到。



长者在李面前表现出对家乡的偏爱不仅是对扬州，原大内斗省省委书记陈焕友在新华日报回忆起当年苏州工业园区选址问题时，写到「江不久在北京会见李光耀时说：关于中新合作项目放在哪里，我作为中央领导人不便明确讲，因为手心手背都是肉。

但如果你征求我的意见，作为个人看法，我认为放在江苏苏州好。因为那里的劳动力素质比较高，中国历史上的状元、举人出在那里的比较多，而且苏州靠上海近，交通方便。」而如今苏州园区风姿绰约，富可敌省，苏北狗义帮苏南人的场景此后多年不遇。

说回扬州之行，这是他们四年来首次重逢，长者与夫人以红地毯迎接李光耀，安排特色晚餐，品尝扬州干丝等美食。长者特意安排夫人坐在李玮玲身边，使「父女俩倍感老友之盛情」。晚餐后，长者还陪同李光耀坐船欣赏瘦西湖夜色，古筝伴奏，「让城墙在灯光月夜的交替下更显古味浓情。」

餐叙期间，长者还向老友赠送了一套书（如下图），《日出江花——青年江泽民在上海》，这是记述江青年时代在上海工作经历的书，据信，江对此书的编纂提供了不少线索。



五年后依然是春天，树枝细着，风中摇摇，而那时的他们却不见了。奈何寿长，长者有着本杰明巴顿式的绝望，他静默地看着那些当年在国际舞台上共舞的老友叶利钦、金正日、曼德拉等

这几年纷纷离世，而他依然年轻着。《温莎墓园》里谈离别，走的那个因为忙于应付新遭遇，接纳新印象，不及我想，而送别的那个，仍在原地，明显感到少一个人了，所以处处触发冷寂的酸楚。于时间的长廊里逆生命之流生长的长者成为了孤独的伫立者，虽不能偕老，但却会一起陪我们走到最后。

《人民日报》里的长者

2014-12-10 江选研讨会

本文试图选取 1949 到 2003 年人民日报为样本，使用内容分析法，对特定时间段内关于长者的所有文字报道，包括新闻、社论、评论和通讯等，通过关键人物、事件的出现频率和划分，来还原出长者在这份严肃报纸里的形象。

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

1980 年 9 月的人民日报「两会」报道里，有一篇叫《岳希新、江泽民委员说：经济建设要发扬民主，实事求是》。熟悉人民日报两会报道的都知道，1978 年之前的两会报道多在会议议程上打转转，拘泥于开幕、报告、贺电等，而 1978 年后，报道方式逐渐多样，代表言之有物的发言和讨论逐渐增多，在报道上也不单个罗列发言内容，而是总结几人发言的提要，于是长者在人民日报上的初试啼声也得益于新闻报道的变革，这篇短短的报道里只摘取了长者的一段话，他说「过去三线建设强调得厉害，现在又丢得光光的，过了头，应该好好研究一线怎样帮助二三线。搞四化建设，要螺旋式上升，不怕慢，就怕站，就怕弯。我们工作要扎扎实实，不能想入非非，不能搞『一刀切』，要分别情况，实事求是。」

长者为什么独就三线建设建言献策呢，笔者试图捋清一条脉络，长者五十年代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担任科长，时间不长，短短几年，而后二院于 1970 年响应号召参加三线建设，搬迁至贵州遵义在深山老林里埋头苦干了十年，其中艰辛可想而

知，而 1980 年三线建设戛然而止，该院内迁，想必在落户、待遇上遇到些问题，长者是有情有义之人，故发言为二十多年前一起共事过几年的老同事讨个说法，一个猜想，一定对。2001 年该所迁到杭州，成立中国联合工程公司，2009 年请长者去故地重游，诞生了那段仅次于怒斥港媒的视频，其中那句「你们给我搞的这个啊，excited!」也是回味无穷。

唯一的一篇「负面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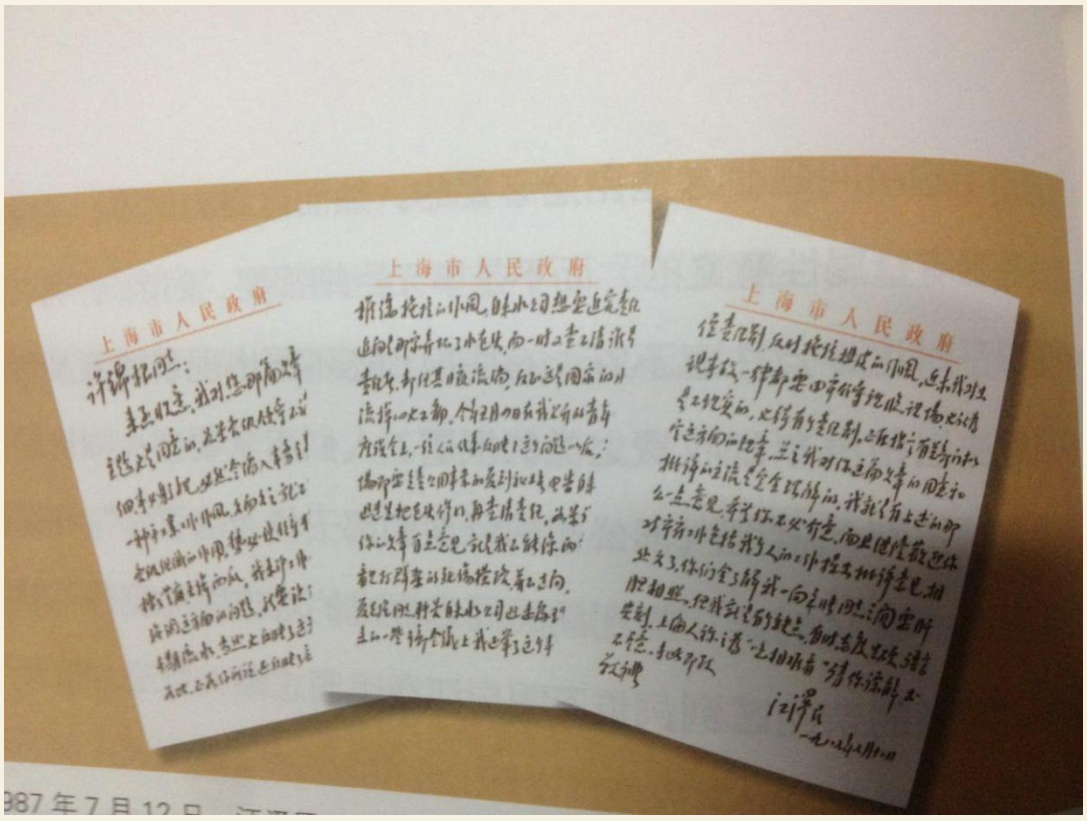
没错，中共中央机关报刊登过长者的负面报道，这篇隐晦的报道稍不留神就会错过，因为那位作者用了「某某市长」，相当于不公开的点名了。

事情从上海说起，八十年代以来的上海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积弊已久，民生方面的负面新闻不断见诸媒体，于是从 1986 年开始，长者便经常召集市里所有主要媒体的高级编辑开会，但这并没有改善沪上媒体与市政府的关系，三年后的「导报事件」便是一证，在此不表。

导火索是 1987 年 5 月 4 日，长者和人民代表开会，会后一名代表向他抱怨新客站附近的一个水管往街道上漏水，将近一年也无人理会，「因此他回到办公室后，便找到地方供水局，向他们叫喊，找个人把那个水管了！」据说水管当天便修好了，这本可以写篇《市长亲自过问民生小事 当场督促职能部门解决》的正面报道，而时任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记者许锦根却另有想法，他写个稿子给《人民日报》头版的「每周论坛」栏目，而该报的编辑都熟知许锦根的作品，当即拍板同意照发。

于是这篇题为《事必躬亲的另一面》的专栏文章后来出现在1987年7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对长者高压干涉一件行政管理小事尖刻指控道，「领导干部参与每一件小事是非常不正常的，这只会在下级干部中间造成依赖和拖延的作风。领导干部下去解决问题应该抓住这个要害，使大家各守其位，各司其职，从根本上解决办事效率低的问题。」，文章结尾更露骨地评判长者，影射他曾经压减出租车费的行动，「全国一些报纸不断载出，表彰某些市长解决出租收费过高的问题，但是如果这种事情继续下去，还要物价局局长或者出租车公司的总经理干什么呢？」

后来长者看到报道出街后便给该记者手书三页回信（如图），先肯定了记者的批评，而后写到「我对你的文章有点意见就是我不能像汉宣帝刘询的丞相丙吉那样看见打群架的就死伤横路，并



不过问。」个人认为这个「丙吉问牛」的典故用的相当棒，堪比

去年广东高院针对打击网络谣言发的那句「子产不毁乡校」，也算比较完美的解决了此次舆论风波。而媒体敢于捅到央媒质疑本埠主官，长者不打击不报复，回信据理力争，也算八十年代中后期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的独有景象。

长者送「长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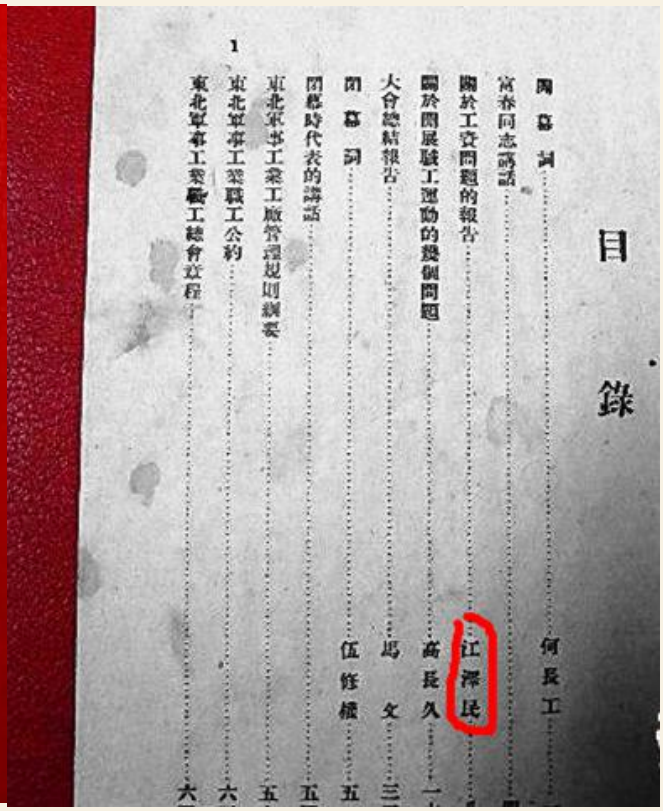
可能人民日报在所有关于长者的报道中，只有这一篇题为《著名汽车工程专家江泽民逝世》最为特殊，不要以为喉舌搞了个大新闻，其实，此长者非彼长者，报道中说他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虽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家谥号加冕，但八十年代逝世的领导人通常能称家的，也就是早期担任过中央领导的，所以这位老革命获得的礼遇也是相当高了，并且杨尚昆、姚依林、宋任穷等大佬亲自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在送花圈的名单里，桥牌君、月月鸟、陈云、万里等巨头也应有尽有，而长者也在其中，想必他只恨当时仅位列政治局委员而无法将其名字变为敏感词。唯一可以抚平长者郁闷心情的是另外一个江享年 86 岁，而长者早已轻松迈过了这道坎。

再细看履历这位与长者同名的人与长者颇有些相同之处，都在苏联工作学习过，都在一汽干过、都在一机部工作，所以这里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其 75 年平反后任一机部顾问，而 70 年 8 月，汪雨的父亲把长者从郁郁不得志的武汉热工所调到他所在一机部，这样，起码有五年时间里，一机部里是有两位「江泽民同志」的。

此后又过了二十五年，我们躬逢盛世，最近再次看到了两个「周永康」同时被捕的新闻，历史就是这么有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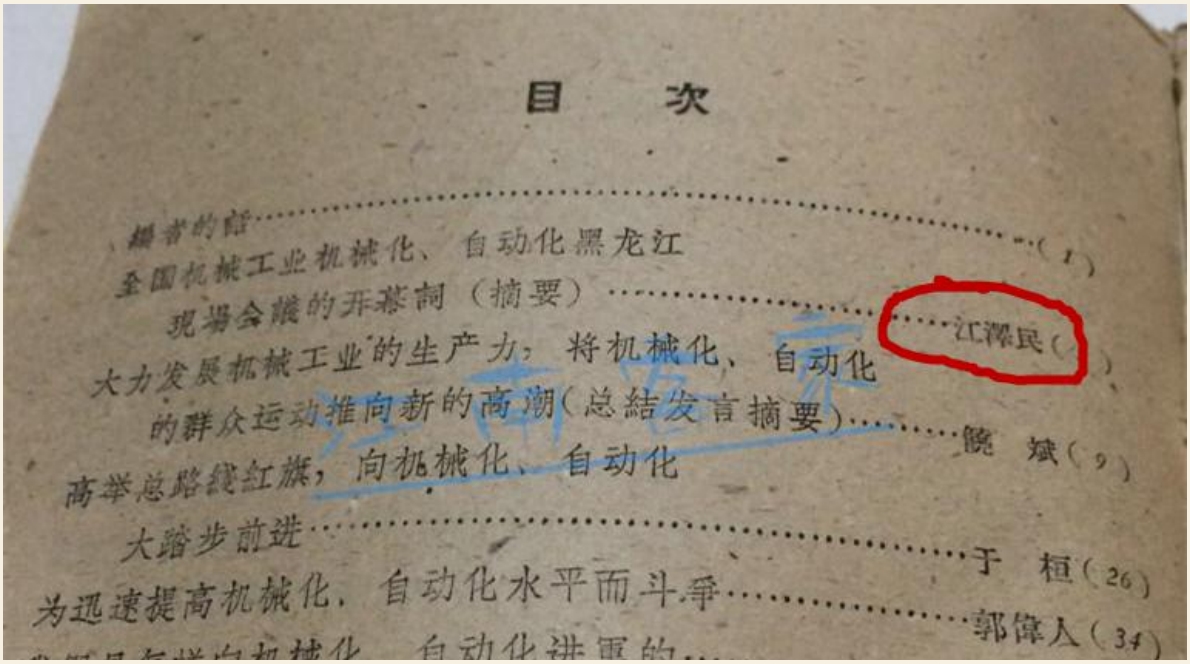
注:关于这个历史上同名的江泽民,也是个名副其实的长者,其 1920 年赴法勤工俭学,1926 年毕业于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机 械系,1928 年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和邓小平一起去的法国,是同学,入团介绍人是聂荣臻、刘伯坚。抗战时期在延安担任中央军委后勤部军事工业局技术处长、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他任东北军区军事工业部副部长、代部长等职。建国之后,他先后担任第一任驻苏商务参赞、一机部汽车工业局副局长、一机部部长助理。后来笔者发现 1948 年东北军工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汇刊里有江泽民关于工资问题的报告。




目錄

開幕詞……何長工
高泰同志講話……
關於工資問題的報告……江澤民
關於開展職工運動的幾個問題……高長久……一
大會總結報告……馬 文……三
閉幕詞……伍修權……五
閉幕時代表的講話……五
東北軍事工業工廠管理規則綱要……五
1
東北軍事工業職工公約……六
東北軍事工業職工總會章程……六

此外，在一本全国机械工业机械化、自动化黑龙江现场会议资料汇编里也发现了他的讲话。



目　次

编者的话……（1）
全国机械工业机械化、自动化黑龙江现场会议的开幕词（摘要）……江泽民（ ）
大力发展机械工业的生产力，将机械化、自动化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总结发言摘要）……饶　斌（9）
高举总路线红旗，向机械化、自动化大踏步前进……于　桓（26）
为迅速提高机械化、自动化水平而斗争……郭偉人（34）

李鹏的回忆录里提到，为了区别，称前者为「老江泽民」，还有人称呼他为「江克明」。「江克明」痴长长者 23 岁，一个「江津」人，一个「江都」人，同样手持机械系工程师文凭，苏联学习，一汽工作，一机部任职，每一步的脚印都提前踩好，俨然世界上另一个自己。有趣有趣。

长者与 1990 年春晚

2015-02-12 江选研讨会

1990 年的春节是特殊的，刚刚取消戒严的北京一片肃杀气氛，人人过关的审查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忐忑的人们对未来走向愈加不确定，临危受命且兼具「传统士大夫情节」和「海派」作风的长者有责任也有义务对内收复人心、对外重塑形象，节前他上矿山下商场，「为恢复群众支持竭尽全力」，甚至还去训练基地与世界冠军乔红切磋了下乒乓球。对外，其不避嫌频频在西方媒体上露脸，ABC 主持人 Barbara Walters 形容江有「一副可爱的笑容」。元旦前一天，长者在办公室接受了央视记者采访，随后实况被作为新年讲话向全国播报，这是中共建政之后第一次领导人实况向全国人民新年讲话，外媒捕捉到一个细节「他身着一件西服」。当年路透社电文这样形容「中国领导人已分赴全国各地，开展马年微笑运动。」

神秘嘉宾

马年微笑行动的高潮出现在春晚，春晚自创办至今一直就携裹着政治意味，并非独立的民间叙事，但最高领导人出现在春晚舞台上却是创办 33 年来独一次。当年的春晚总导演黄一鹤回忆说，「我们也没请他来，他也没通知。演出当晚，马上就 12 点了，赵忠祥该上台零点报时。就在这时，接到紧急通知：江和李要到现场，抓紧时间准备。」

晚会行将结束时，长者一身西服和月月鸟走上舞台，并先后发表讲话，未来被各路脱口秀演员模仿的经典句式「同日们喷油们，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全国郭族人民…向中国

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即出自此次讲话。而讲话风格一直被人诟病的月月鸟依然死板僵硬，并全力为自己打气，一句「向支持和理解我们的国际友人致以春节的祝贺」意味深长。

那年的春晚观众都是邀请的大学生，掌声诡异得热烈。讲话完后，长者与月月鸟下台与演职人员见面。从视频中可以看到，长者在握手时对姜昆说「我一看就知道你的名字，你今晚表演得淋漓尽致，相声演员要有真本事……」又对冯巩说「你也是，我已经听过好几次你的相声」，在见到《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演唱者翟春萍时，翟拿出一张貌似是合影的照片给长者看并说「87 年在美国…」，长者一看顿时飚了句「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笔者考证这句也是有典故的，1987 年 6 月 13 日，江应邀前往旧金山访问，期间他热情邀请美女市长共同演唱了这首 1939 年奥斯卡获奖影片《翠堤春晓》的插曲《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这正是翟在春晚唱的。长者不仅飙了英语，在见到戏曲小品《拷红》表演者时还用上海话问「吴剧还是越剧」。



1987 年 6 月 15 日，江泽民同志与旧金山市长法因斯坦共同为旧金山—上海友谊图书馆开馆剪彩

造条件。江泽民同志的讲话激起了旧金山各界人士热烈反响。他最后还热情邀请法因斯坦和旧金山朋友共同演唱美国经典歌曲“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宴会大厅里洋溢着一片欢乐气氛。

不仅是长者，月月鸟也紧跟其后与演员交流，他见到姜昆时说「...活灵活现，而且后来都验证了」前半句视频听不清，那「活灵活现」和「后来都验证了」什么呢？我们来看姜昆的节目是和唐杰忠合作的相声《学唱歌》，节目最后，姜昆让唐找一首歌，他来辅导，唐选了首《年轻人就是这样相爱》，出自歌曲《哎哟妈妈》，唐就在姜昆的辅导下唱起来「河里青蛙从哪里来，是从那水田向河里游来」，唱完这句姜问你在干嘛呢，唐说「我在摸蛤蟆呢」。这已经不是月月鸟在全国观众朋友们第一次黑长者了，1989 年 6 月 28 日，长者第一次以新任党的总书记的职务在全国人民面前亮相，电视上月月鸟在介绍完六位新任政治局常委后指着长者说「江是我们的领导，从今以后，我们这个集体所有人都跟随他的指导，当然是在老一代的帮助下」，最后这一句看似无心，却暗示没有后面这个条件，新任总书记无法长久。

「小背篓」的惊艳出场

下面是我英，被经常拿来做比较的□□，年长我英 4 岁，资历也老，84 年就开始登上春晚，并前后 20 次登上春晚。这样的春晚钉子户却意外缺席了 90 年春晚。□□□□□□□□□□□□，□□□□□□□□，□□□□□□□□□□□□□。

女人之间的竞争是惨烈的，□□的这次缺席成就了上演春晚处女秀的□□，一首小背篓，一身蓝色旗袍，玲珑有致的身材，虽然面容青涩，还带点婴儿肥，但金嗓动听宛若出水女神，令在场的观众如痴如醉。沈从文笔下心疼的湘女，终于不需再以悲剧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位从湘西老寨走出来的女孩，美丽如

蝶，才华横溢，第一登台便崭露头角。



后来就到了全场的高光时刻，当时全场演职人员很多且不乏后面观众伸手向前，现场一度有点混乱，长者一路走过去，却不曾迷路，喜欢的人的气息是从不失职的温柔路标。终于他走到了她的面前，她娇羞的低了下头，长者明显愣了下，□□□□□□□□□□，□□只顾傻傻地笑，晕眩在了长者的光芒里，而长者幸福地就像太阳下面眯着眼睛给心爱的人打电话那样，一眼一瞬间，恒久永流传。握完手后，两人好像都恍惚了，像踩在云朵上一样不知所措，长者一改之前的谈笑风生，与后面的人只是机械性的握手，甚少话语。时年 23 岁热气腾腾的□□就这样唤醒了长者心中的少年。



从 1990 年这届春晚直到 2013 年，□□一次都未缺席，在 13 年那届春晚的告别演出中，□□先是和席琳迪翁合唱扬州市市歌茉莉花，又陪其演唱其成名曲「my 蛤 will go on」，如此各种致敬的谢幕演出堪称完美。

其他花絮

总有痴心被辜负，总有奢望被满足，小背篓前一个节目是张晓梅独唱《好大一课树》，彼时这首歌尚未被田震翻唱并用来歌颂人民教师，胡耀邦的女儿在书中提到了这首歌的创作背景，「1989 年 4 月 15 日那天，邹友开在返京的火车上突然听到广播里播发胡病逝的消息，心里顿时悲痛万分，于是饱含泪水和真情创作了这首深切怀念胡的歌」。所以这首关于半年前掀起巨涛波澜导火索的歌居然上了当年的春晚，不能不说大裤衩中出了叛徒。

说到叛徒，90 年的春晚还奉献了一个经典节目，陈佩斯和朱时茂的《主角与配角》，其中扮演叛徒配角陈佩斯的「队长别开枪是我」「皇军托我给你带个话」两句经典台词传诵至今。和首次亮相的我英一样，这届春晚还是另外一位时下话题人物的处女秀，这就是赵本山。同样从那年开启春晚旅程的还有巩汉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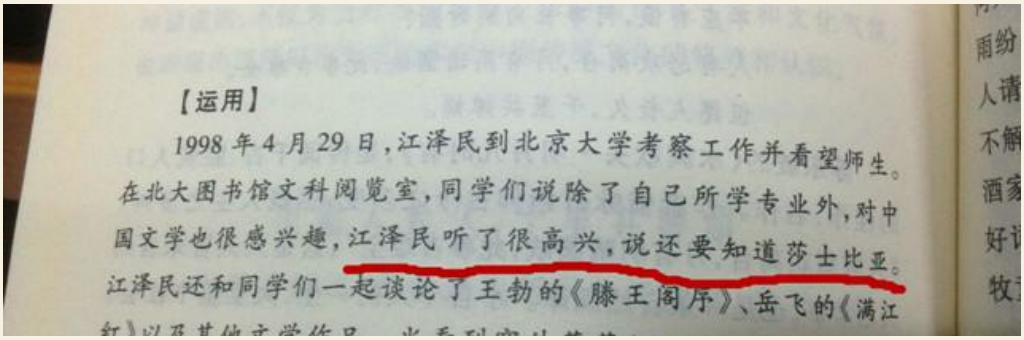
这届春晚结束后的第二天晚上，解除戒严后第 17 天的北京，在工体，最高层默许了沉寂了半年的崔健举办第一次公开演唱会，现场有 8000 多名崇拜者到场，这在当时的北京是难以想象的。崔健推出了一首新歌，他说「我们全都是获得机遇的人」。他没说错，未来十五年，一段蛤艺复兴的时代开始了。

「还要知道莎士比亚」

2015-01-31 江选研讨会

今天一则《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教材进课堂》的新闻很快引发舆论炸锅。其实袁的讲话是在学习贯彻《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精神座谈会上所提，这个两办联合下发的《意见》第一条就指出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所以袁的讲话只是对《意见》的具体落实。

同样是对高校思想领域喊话，袁部长的一席话让我想起了1998 年 4 月 29 日，北大百年校庆前，长者来到燕园看望师生，同学们说除了自己所学专业外，对中国文学也很感兴趣，长者听了很高兴，说「还要知道莎士比亚」。好一个「还要知道莎士比亚」，大学生现在越来越精致利己，领导人来问话，绝对政治正确的回答就是表达出对传统文化的喜好，□□□□□□□□□□□□，□□□□□□□□□□□、□□□□□□□□□□□□对国学的认同与尊崇，并要青年学生有文化自信。但长者毕竟长者，反而难能可贵的教导学生要多读莎士比亚。


【运用】

1998 年 4 月 29 日，江泽民到北京大学考察工作并看望师生。在北大图书馆文科阅览室，同学们说除了自己所学专业外，对中国文学也很感兴趣，江泽民听了很高兴，说还要知道莎士比亚。江泽民还和同学们一起谈论了王勃的《滕王阁序》、岳飞的《满江

长者独提莎士比亚绝不偶然，在海南大学视察时，长者曾走

到学生中间说：「一个人不管学什么专业，总得懂一些文学知识，有一点艺术素养，这对于丰富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很有好处。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的作品总该读一些吧，巴尔扎克、但丁写了些什么总该有所了解吧，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也应该知道吧」，甚至只字未提中国传统文学艺术。

1999 年 10 月，长者造访伦敦，在莎士比亚环球剧场观看了专场演出。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长者说到：「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但我同时是一个普通公民，我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比如说，我喜欢读唐诗、宋词和元曲，也读过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马克·吐温的一些作品。这些作品都给了我极大的乐趣。……我相信，艺术的各个领域都是相通的。」

李肇星在其《说不尽的外交》一书中提到有一次，外交部欧洲司为长者会见外宾准备了一份谈话参考要点。这份「谈参」引用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一句话「和平在宣告橄榄枝永久葱茏」。李回忆道，我审批并签字后，呈送江主席参考。晚上 10 点多，我家电话响了，是江主席亲自打的：「你们上呈的『谈参』写得很好。我就想问一下，莎士比亚是在哪里说的『和平在宣告橄榄枝永久葱茏』。这么晚了，你不必帮我查原文。我这里有莎士比亚全集，你就告诉我是第几首诗就行了，我自己去查。」

库恩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提到一个细节，「在文化大革命中，汪道涵被批斗，长者去探望他，汪当时什么都不能做，但有很多时间，长者就建议他读莎士比亚，这是很有趣的。」

长者对莎士比亚的喜爱甚至还膜拜到了周边，90 年代末的

一天，长者邀请包括李前宽、孙道临在内的 15 位杰出电影艺术家到中南海做客，讨论中国电影工业问题。长者指着孙道说：「我喜欢你给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配的音。我尤其喜欢哈姆雷特的那段独白『行动还是放，这是个问题。』你配得太好了！」

此外，长者还给著名莎学家郑土生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全集》题写了书名，希望这部通俗的集子能有助于青年人了解莎士比亚戏剧故事。库恩在《他改变了中国》一书中也提到，「他常说，如果一个中国人对贝多芬的交响乐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无所知，他就是精神贫儿。」

到底哪个西方国家没有去过？

2014-12-03 江选研讨会

众所周知的 14 年前那个著名演讲里 ,有一传诵至今的金句「我告诉你们，我是身经百战，见得多了，西方哪一个国家我没去过」。长者说的不错，他出访过７０多个国家，执政 13 年里行程约６０万公里，在空中和外国土地上的时间总共３６４天，今天我们试图来厘清到底哪个「西方国家」长者没有去过。

我们依据的是由外交部各大地区司和国际司编撰的《江泽民出访纪实》一书，因长者发表讲话在 2000 年，所以我们收集数据为敏感词年到 00 年长者出访的国家。这样按照先后顺序，排除亚非拉及俄罗斯之外，长者先后去过日本、美国、乌克兰、法国、芬兰、匈牙利、德国、西班牙、挪威、罗马尼亚、加拿大、意大利、瑞士、奥地利、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葡萄牙、摩洛哥、土耳其、希腊。

而麻烦的是如何定义「西方国家」，西方这个词在文化、地理及政治上外延均不同，按照惯用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语境，本文还是采取政治上的定义，而样本用北约国家阵营加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而为了切合长者演讲时间，北约阵营国家沿用 1999 年扩张之前版本。这样「西方国家」就为：美国、加拿大、比利时、法国、卢森堡、荷兰、英国、丹麦、挪威、冰岛、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土耳其、德国、西班牙。

交叉对比上面两个名单可以看出，长者还有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丹麦和冰岛五个「西方国家」没有去过，而 2002 年长

者情暖冰岛，但由于时间不对无法算在范围内。由此可见，当年长者怒斥记者时是有底气的，即使算上日澳新，长者也确实把西方主要大国都去了一遍，有的国家还去了又去，但美中不足，目前仍有四个国家没有去。

大家今天都看到了长者视察国家图书馆的新闻，文中用了「精神矍铄」一词，我们广大民饭看了无比振奋，长者从 2002 年到 2014 年，已有十二年没出访过了，这里真诚希望长者能打破退休领导人不得出访的禁忌，出访完这最后四个「西方国家」，相信长者能施展独有的个人魅力外交手段，谈笑风生，长袖善舞，改变现在咄咄逼人的天朝上国外交态势。

注：原文统计范围是 1989-2000 年，但长者 1985-1989 年在担任上海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期间曾 3 次率团出访，其中 1988 年 3 月，率代表团访问瑞典荷兰比利时英国。1986 年 5 月访问了西班牙、联邦德国。1987 年 6 月访问了澳大利亚和美国。一机部期间于 1976 年 3 月访问了巴基斯坦，1978 年 10 月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意大利、瑞士、西德、法国。上海任职期间，1964 年去了法国。

所以文中所说长者未去的四个国家「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丹麦」其实只有卢森堡和丹麦。

美国的华莱士到底有多高？

2014-12-26 江选研讨会

考完试了，先来扯谈一篇轻松愉快简单粗暴的。跟「到底哪个西方国家没去过」那篇一样，本文继续来讨论下那段讲话中的另一句金句「美国的那个华莱士比你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华莱士到底有多高呢，我们试图以长者的身高来推出他的身高来。先来看一张长者和华莱士的合影。

这张是我在「CBS60 分钟」里的截图



由于是采访前的对话，双方着装很正式，所以不存在一方人字拖一方皮鞋造成的身高误差。从图里看出华莱士明显比长者高出半个头，但从腰带看长者的腿却比华莱士的长不少，可见按腿比例来算长者起码是「十头身」的魔鬼身材。

首先来确定下长者身高，在身高问题领域，涉及领导人的大多是秘密，而由于职业原因运动员的身高数据是相对最透明的，于是我们来看下长者和姚明的合影，图中还有老布什，三人合影

推身高必势必两人推更准确。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姚明的身高是 226CM，现在来确定老布什，根据姚明跟同样是体育明星的刘翔合影看出老布什与刘翔同样顶到姚明的肩膀，所以老布什也约莫是 188CM。



再看那张三人合影，长者头顶与老布什鼻头相平，而鼻头到头顶一般 13-14CM，所以长者在 76 岁时的身高是 174CM 左右，所以华莱士的身高比长者高半个头为 185CM 左右。

于是第一个问题华莱士的身高问题解决了，现在来继续研究下长者说的「比你们高到哪里去了」中「哪里去了」究竟是多大的一个度量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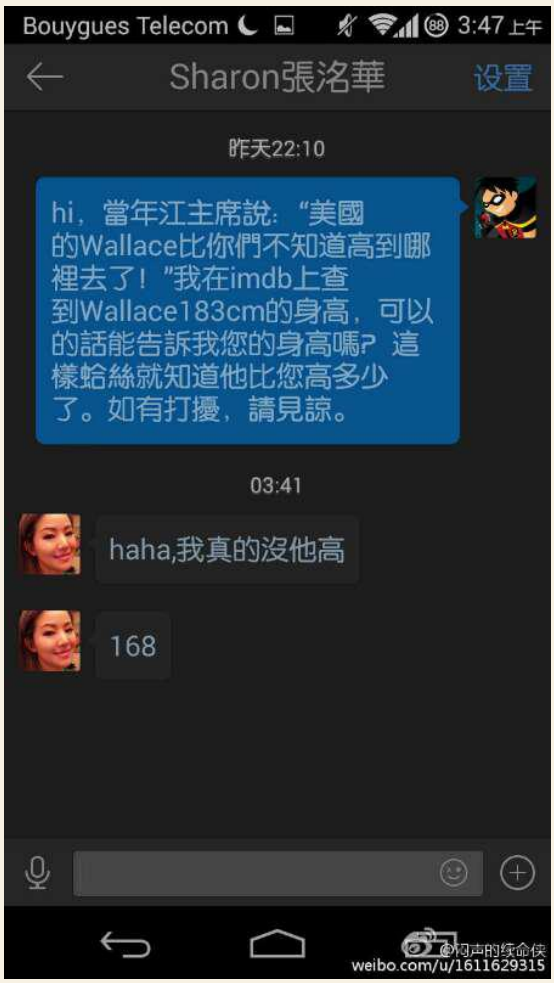
我们先找到长者「你们」中的这位女记者，她叫张宝华，十四年前是香港无线的记者，现在微博认证为「香港传媒人，寰亚传媒集团高级副总裁」，她这十四年来的心路历程以后单独开篇详述。确定她的身高也简单，其相册里有一张她与张家辉的合影（中间）。



从微博内容及图片里来看她是在跟张家辉一起参加阿迪的活动，一身运动装扮也避免了高跟鞋等装扮带来的计算误差。张家辉在百度百科里的身高是 172，按照标准中国男人的身高虚报法，其真实身高应该是 170CM，女记者的头顶约莫位于张的眼部，眼部到头顶距离一般 10CM+，这样女记者的身高应该就是 160CM 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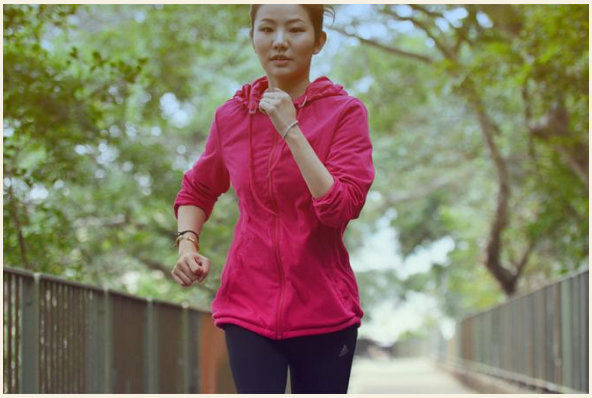
所以答案很快就出来了，「美国的华莱士有多高？」「185CM」、「比你们高到哪里去了？」「25CM」

注：此文发出后，有同人在微博就身高问题咨询了张（见下图），张本人回应说其身高为 168。后我又询问了分别采访过张宝华的两位同人，其一说 160cm 出头，另一位回忆说 160 吧或者一五几。



香港记者到底跑的有多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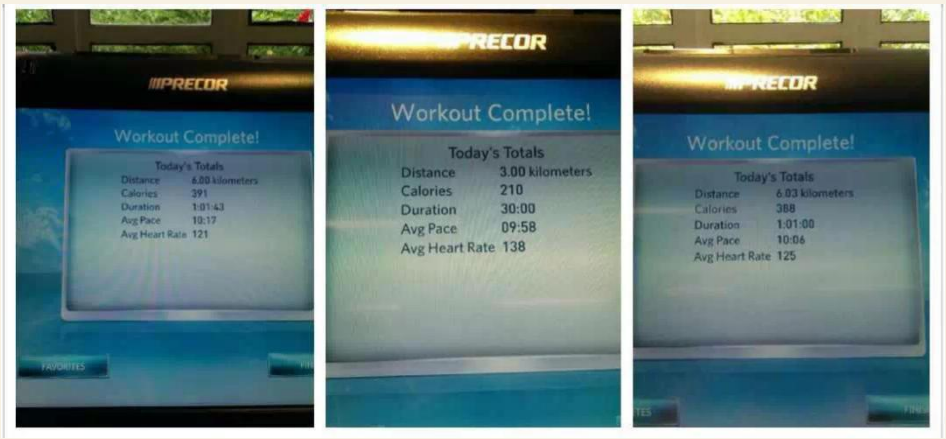
2014-12-30 江选研讨会



许多年后，张宝华依旧会想起 14 年前她向长者提问的那个下午，那时已经是长者第四次打断她了「窝很捉急啊，增的，不过你们有一个好，全世界跑到什么地方比其他西方记者还快」。当年长者钦点的「跑的比西方记者快」的香港女记者张宝华是香港中文大学 95 级新闻与传播专业毕业的，今年 9 月号《中大校友》封面专题是「跑出中大精神」，其中介绍她用的是《跑是小挑战》，她在文中说她从小体育就不行，在中大就读时就差点因为体育差不能毕业。应该直到那次采访长者对她进行激励后，她才开始爱上了跑步，她说「我现在每周可以跑上三小时，每次最少都能跑一小时。」



女记者没有撒谎，笔者翻阅了其 2014 年 1 月至今一年的微博发现，和所有的健身（哗~）一样，女记者每次跑步都会晒出自己的成绩。不完全统计在今年，她共计跑步 30 次，里程共计 175.56km，差不多正好是上海到杭州的距离，共花费时间 28.75h，速度约为 6km/h。



虽然女记者跑的不快，但敏锐的西方公司发现了其价值，阿迪达斯公司在今年「i am a runner」这个主题宣传中，机智地将她列入其中。「穿上阿迪跑的比西方记者都快」的隐喻昭然若揭。



越是孤独的运动，越需要有人和你一起跑的感觉。这个一起不一定是要在身边，但要在同一个时空里。于是，今年 2 月，在

香港，女记者报名参加了渣马，她参加的是 10km 组，成绩是 81 分 34 秒。在北京，经过一个月环玉泉山的夜跑准备后，长者也「隔空约跑」报名参加了今年的上海马拉松，在赛后组委会发布的名单里我们可以看到，长者在全部 6262 名参赛男选手中以 3 小时 11 分跑完全程的成绩高居 242 位，陪跑的老搭档月月鸟排在 301 位，比排在 425 位的那位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如下图）



排名	姓名	国家	枪声成绩	号码
240	陈杰	中国	3:11:36	446
241	NAGATASATORU	日本(JPN)	3:11:40	4775
242	江泽民	中国	3:11:42	422
243	焦启程	中国	3:11:44	89
244	齐明飞	中国	3:11:47	691
300	王勇	中国	3:16:11	4000
301	李鹏	中国	3:16:14	7132
302	高四海	中国	3:16:18	688
424	肖巍巍	中国	3:20:36	2874
425	黄晓明	中国	3:20:42	236
426	王健	中国	3:20:47	6353

从前慢，车、马、女记者都慢，她 6km/h 的速度只能算是小步快跑，但她和长者都明白现在能做的事就只是长途跋涉的归真返璞 ，去找回「以小步紧跑去迎接一个人的那种快乐」。

长者的毕业季

2015-06-08 江选研讨会

所有的故事，从夏天开始。故事得从 1945 年的夏天说起，南京光复，沦陷时期的中央大学被拆散，江当时即将念大三，他所在的工学院整体并入了交大。彼时的交大牛逼闪闪，而后经过了 1952 年专业拆分和 1955 年西迁，才元气大伤。连长者的职业黑李锐都在其回忆录里谈到说，我高中毕业，到北京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最难考，我根本不敢报，报考了清华，没有考上。

图为江 1946、1947、1948 三年在校照片



▲曹天忠珍藏的青年江泽民的照片

护校运动

在上海读了两年的江在 1947 年 5 月即将迎来毕业，那是一个刚刚热起来不久的夏天，微风正好，阳光不燥。临近毕业，国统区学潮风起云涌，13 日清晨 5 时，2800 余名交大学子倾校而出，涌向了火车站，铁路官员不允许他们乘车，江所在的工学院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几位机械系的大四学生找到了一台老火车头，并把几节运货车厢连在火车头上开动起来，铁路局奉命拆除铁轨，又是工学院的土木系学生将路轨重新铺好。僵局持续到 14 日凌晨 1 时，时任教育部长朱家骅终于赶到现场，并与学生谈判成功。这是当年国统区少数学生赢得干净利落的胜利之一。



当时江所在工学院下设三个系：机械系、电力系和土木工程系，江选了前两个系的课，这两个系在交大排在最前。他主修发电和运输。笔者没有资料直接证明江参加了此次护校活动，但交大学生参加的广度和工学院大四生在运动中发挥的作用，且 5 月 15 日交大学生赴南京谈判 15 名代表的名单中，有江的同学兼挚友张公纬等（张也是护校运动的总指挥），可以略加推测江起码是去围观了。

这是江的一贯态度，虽然其早在 1946 年 4 月就入了党，但和他在解放后各项政治运动中一样，其是逍遥派，表现都不甚积极，或者说保持了小资产阶级特有的精明和冷静。入党的一年并未将其转化为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同期的地下党员钱其琛和乔石不同，长者在学运中从未担任过领导职务，只利用自己的文艺才能做了一些宣传工作，人们时常看到他「在钢琴上敲打，附身二胡拉唱，或为抗议人群的高歌猛进做即兴指挥」，甚至江还为被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生的活动画出巨大的漫画招贴，这样的行为只能称作学运外围，后来江回忆那段时期的生活时，更愿意将运动说成是「革命」而不是「共产主义」，但这不能说明江没有危险，有一段轶事说江为躲避当局追捕，曾藏进交大校长吴保丰的车后箱中。

毕业照



1947年，江泽民同志的交通大学毕业照

交大有个传统，每当学生毕业离校前夕，每个班级都要举行

毕业联欢会，拍张集体毕业照。这张照片拍摄于 1947 年 7 月 2 日，从毕业照看，除去第一排坐着的老师外，只有第一排最左边有一位女生。(第三排右三是江)



长者多年以后还对交大女生的数量耿耿于怀，《江泽民与母校交通大学》里记载了这么一段，1987 年 11 月，长者参加庆祝闵行新校区建成的庆祝活动，会后，在参观学生宿舍时，一群女学生围了过来，江与她们打招呼说「我们那时女学生很少，你们这些女孩子为什么要考交大、学理工专业？」一名学生回答「是爸妈让我考的」,长者听了蛤蛤大笑说「你真够诚实的。」

除了正统的毕业集体照外，江也有一张有创意的毕业照，与现在的花式毕业照一样，下面这张也不算落伍。（Ｖ字型右边第五个是江）



大学生活

江的同学回忆，和普通学生一样，长者和他的室友喜欢聊天和播放音乐，直至深夜。当长者情绪低落时，他不会对他的室友倾诉。「通常，他会盘腿坐在自己的床上，读些悲凉的唐宋诗词。在大声朗读的时候，他时不时还会发出一些唏嘘感叹」，他的室友童宗海回忆说「不管心事多重，江都不会发泄或生气。他背诵古诗的时候，通常都会找一首特别能反映他心情的诗。在高兴的时候，他就会选一些欢快的诗。总的来说，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闲暇时为了多挣些生活费，江课余时间会到上海青年会开办的夜校去教代数和三角学。他还给富家子弟做家教。当然，当时的江还经常光顾电影院，当时的上海，好莱坞影片一统天下，洋行白领、家境富裕的大中学生以及外国侨民构成了美国影片的观众群，期间上映的《乱世佳人》和《魂断蓝桥》奠定了江一生对好莱坞电影的痴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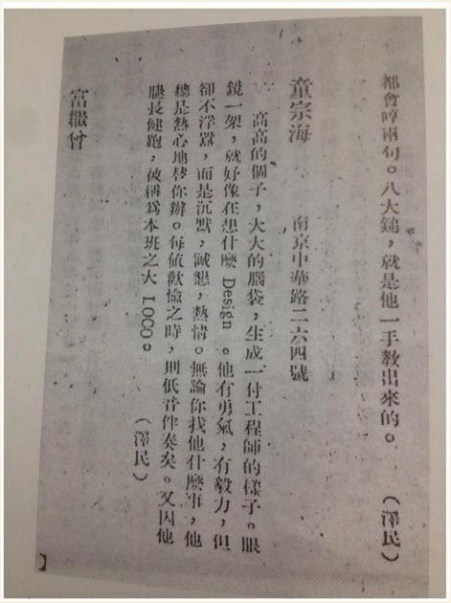
唯一遗憾的是，江应该没有大学爱情故事，因为大学期间的长者臂力惊人。和以为的跳远或蛙泳不同，江在校期间擅长的却

是短跑和单杠。江的同学曾介绍说，江会把寝室门框上的横梁当作单杠。并经常组织在同学之间开展引体向上比赛，而且每次江都能赢。「他不会拉到『一大半』就算数，每拉一次，他都要尽力让自己的下巴越过横梁。在最佳状态时，他能做 24 个」。并且其妹也回忆说，「他伸开双臂，与地面约成 45°，然后让我和姐姐一人抱住他的一只胳膊。我哥然后把我们两人吊了起来，直到他的手臂与地面平行。」

毕业「画像」

毕业前夕，交大还有个特色节目，即同学之间互相画像，以做临别赠言。这种画像像「速写」，寥寥几笔既要勾勒出一个同学的性格特点、爱好特长，又要写的有趣，委实不是一件易事，对画像者的功力是一种考验。先看长者为其三位同学的「画像」：

童宗海：高高的个子，大大的脑袋，生成一幅工程师的样子。眼镜一架，就好像在想什麽 Design。他有勇气，有毅力，但却不浮嚣，而是沉默、诚恳，热情。无论你找他什麽事，他总是热心地替你辩。每值欢愉之时，则低音伴奏矣。又因他腿长健跑，被称为本班之大 LOCO。



都會唱兩句。八大鎚，就是他一手教出來的。（澤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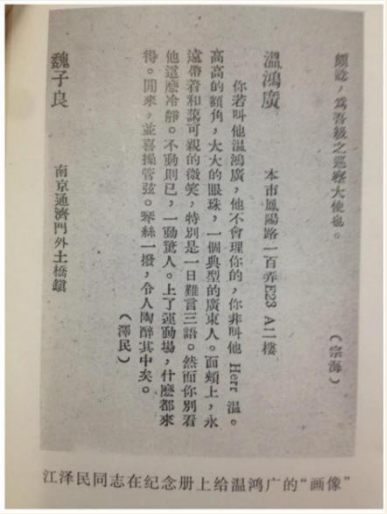
童宗海　南京中華路二六四號

高高的個子，大大的腦袋，生成一付工程師的樣子。眼鏡一架，就好像在想什麼 Design。他有勇氣，有毅力，但卻不浮囂，而是沉默、誠懇，熱情。無論你找他什麼事，他總是熱心地替你辦。每值歡愉之時，則低音伴奏矣。又因他腿長健跑，被稱爲本班之大 LOCO。（澤民）

富纖甘

温鸿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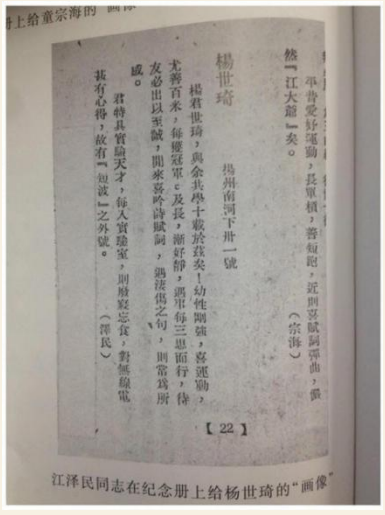
你若叫他温鸿广，他不会理你的，你非叫他 Herr 温。高高的额角，大大的眼珠，一个典型的广东人。而颊上，永远带著和蔼可亲的微笑，特别是一日难言三语。然而你别看他这麽冷静。不动则已，一动惊人。上了运动场，什麽都来得。闲来并喜欢操管弦。琴丝一拨，令人陶醉其中矣。


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册上给温鸿广的"画像"

杨世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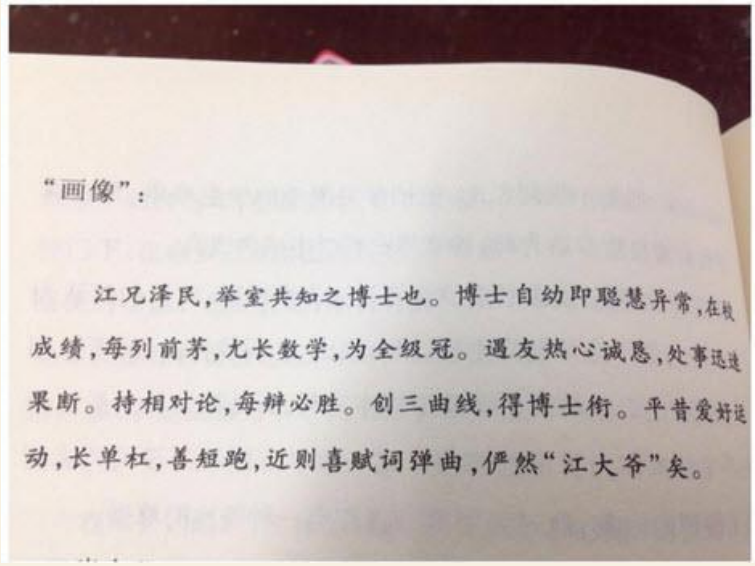
杨君世琦，与余共学十载于兹矣！幼性刚强，喜运动，尤擅百米，每获冠军，及长，渐好静，遇事每三思而行，待友必出以至诚。闲来喜吟诗赋词，遇凄伤之句，则当为所戚。

君特具实验天才，每入实验室，则废寝忘食，对无线电甚有心得，固有短波之外号。


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册上给杨世琦的"画像"

几篇速写，洗练干净，无抒情无官话，理工科男克制又闷骚的形象跃然纸上，并且三岁看大，江主席言语中夹杂英文的习惯早就有之。

对于江自己的画像，只找到长者室友为其画的一幅：



“画像”：

江兄泽民，举室共知之博士也。博士自幼即聪慧异常，在校成绩，每列前茅，尤长数学，为全级冠。遇友热心诚恳，处事迅速果断。持相对论，每辩必胜。创三曲线，得博士衔。平昔爱好运动，长单杠，善短跑，近则喜赋词弹曲，俨然“江大爷”矣。

江兄泽民，举室共知之博士也。博士自幼即聪慧异常，在校成绩，每列前茅，尤长数学，为全级冠。遇友热心诚恳，处事迅速果断。持相对论，每辩必胜。创三曲线，得博士衔。平昔爱好运动，长单杠，善短跑，近则喜赋词弹曲，俨然「江大爷」矣。这张画像的作者童宗海后来解释到，当年他们同学经常在宿舍里一起聊天、辩论。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看法，大家就辩论。持相对论是指江辩论的特点，他能将对方观点归纳成一二三四五条，将自己观点也归纳出一二三四五条，然后用自己观点一条一条驳倒对方的观点。这样，你的优缺点在哪里，自己的优缺点在哪里，一清二楚。如此辩论，驳得对方心服口服，确实高出一筹。

何谓三曲线呢，童讲到长者喜欢数学，爱好想象。双曲线从遥远处而来，快到原点时又跑开了，奔向遥远处而去，就像牛郎

织女一样无法相会，原因就是被原点隔开了。他整整思考了两天，恍然大悟：双曲线在平面上不可能相会，但从立体的、三维空间的角度来看是可以相会的，由此戏称为「三曲线」。同学们十分佩服，称他为「江博士」。

《毕业歌》与「青春万岁」

凤凰花开，骊歌响起的日子里，在属于江的毕业歌单里，《毕业歌》最为江所钟情，这首 1931 年田汉聂耳合作的，以九一八事件为背景的歌，成为串起长者峥嵘岁月的莫比乌斯环。听懂这首歌，我们或许能更好地理解长者。

1943 年在南京，刚入学的 17 岁的长者参加了清毒运动，在国民大会堂广场焚烧收集的鸦片、毒品和烟具，长者与一起游行的队伍围着熊熊的篝火，齐声高唱「毕业歌」：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

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

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同学们，大家起来……

歌词的最后一句是，「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许多年来，江在很多场合都唱过这首歌，包括他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2000 年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 分钟》节

目的采访时，他甚至对着华莱士把《毕业歌》演绎了一遍。

1999 年，在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的文艺晚会结束后，长者走上舞台发表了即席讲话，他说「今晚听了你们嘹亮的歌声，铿锵的朗诵，使我们回想起青年时代的战斗岁月，你们的歌声和朗诵，跳动着时代的脉搏，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未来是属于青年的，青春万岁!」随后，江带着一众常委同声高唱《毕业歌》。

两年后第七次全国文代会、第六次全国作代会举办联欢晚会，中南海天团再次在长者铿锵有力的指挥下 ,再次合唱了《毕业歌》。在歌声里，长者永远是那个热血的少年。



很多年后，长者会怀念起毕业那年的夏天，午后操场响起安静的广播，盖着被子开着窗，那宿舍里的录音机，也天天放着爱你爱你，时局不定却又满是机会，没完没了的热闹，猝不及防的炙热的暴雨里，我们能看到他从远方走近，一个喜欢穿着亚麻长裤的理工科男生，怀揣着工程学士文凭，干干净净地，笑眯眯地，走出了校门，化成了一杆温柔的枪。



1986 年，江泽民同志在上海交大建校 90 周年庆祝大会上

电视剧《金陵子潮》中「杨扬」一角探析

2015-11-06 江选研讨会

10 月 12 日，一条不起眼的新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正式批准拍摄 45 集电视剧《梁家河》」，梁家河不是个普通的村落，习曾在那插队七年，并于今年春节前重返故里。蛇年出生的习，官方履历上于 1969 年去插队，那时他 16 岁。



同样以这种隐秘形式记录领导人青葱年华的还有一部低调的电视剧叫《金陵子潮》，这部剧 2005 年在央视和江苏卫视上映，亦是为反法西斯 60 周年的献礼片，全剧主要以汪伪盘踞下的南京为背景，讲述了南京中央大学的一大批爱国进步青年学生在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同日军和汪伪政权进行斗争的故事。

全剧故事本平淡无奇，但是里面有个不甚重要的角色却是一个极大的看点，全剧 19 集加在一起他露脸时间不过 30 分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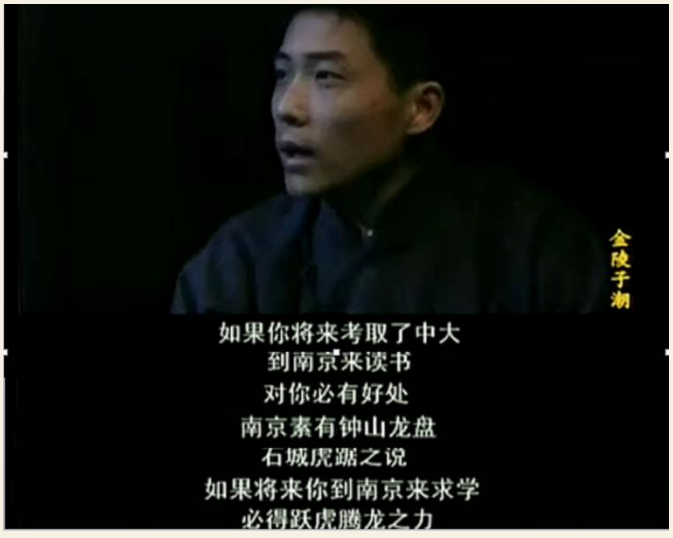
但是他从扬州来南京求学，参加学生运动，光复后，学校拆分，并入交大，至此，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来这位叫「杨扬」的人是谁了。该剧的男主角叫林文宇 ,取当年学运领袖厉恩虞之谐音，主要配角闻嘉木则是另一活跃分子王嘉谟之谐音，至于杨扬，大概是取「two 杨」之意，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角色亦是由扬州人出演，由于题材特殊，「杨扬」这一角色，最终是由中宣部拍板敲定的。



回到这部剧本身，第一集中「杨扬」在 15 岁的夏天和姨妈乘船去一江之隔的南京游玩 ,在船上遇见了几个前去报考刚成立的南京中央大学的学子。在船上 ,他拿出了自带的二胡在擦松香，剧中说是胡琴，但看截图更应该是二胡。



在甲板上，他的琴声吸引了当时去报考南京中央大学的几位青年，一番交谈后，一位仁兄便劝说他来南京念书。他没说错，襟山带水的南京后来果然成了水工腾飞之地，其东拥「宝华」山，南倚「江宁」，城西至北都是江水环绕，这是一座城与一个人的对味。



南京中央大学于 1940 年成立，是当时苏浙皖地区唯一规模较大、院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每届招生约千人，以江浙沪皖加华北流亡学生为主。1942 年，学校迁到原金陵大学校址内，1943 年入学的江住进了理工学院的新生宿舍——壬字楼。

图为江在南京求学时的宿舍（现南大鼓楼校区）



▲江泽民在南京求学时的宿舍(现南京大学壬字楼)

由于重庆、延安、日军、汪伪四方角力，中大的校园里没有沦陷区的死气沉沉，反而是风起云涌，运动不断。校园里，中共的外围组织就有团结救国社、青年救国社，并掌握了合法公开的青年组织学生互助会、干字实践会的领导权，在第 2 集到 11 集里，男主林文宇带领进步学生与校方进行了一系列斗争。

1943 年夏末，17 岁的还在读高二的江如愿考入南京中央大学，是当年机械电子系招录的 8 名学生之一，有记载江在中大时曾获英语演讲比赛第一名，并时常参与学校话剧团活动，参与雷雨等剧的表演。

平均一月借书 2-3 本的金陵小栗旬。



剧中的「杨扬」在第 11 集再次出现，入学时间提前到 1942 年，他经由中山码头抵宁开始南京求学的生活，并顺利与先前认识的学长们接上头，随后一群人拜谒了中山陵并向国父铜像鞠躬。



刚入学的他对南京的一切充满了好奇，闲暇时他与好友来到玄武湖边，与最擅长的泳姿不同，剧中的他展现的是自由泳，这应该是编剧的合理想象，将江第一次游泳时间提前了二十年。《江泽民同志在武汉热工所》一书中其同事曾回忆说，江是在武汉的东湖里学会了游泳。而江也曾说读书时苦恼自己是个旱鸭子，这对在河网密布的里下河地区成长起来的他是难以想象的。



这次畅快的游泳之后，「杨扬」半夜突然发病，偶感风寒，被送到医院。医生看了直接说准备后事吧，这是有史记载的第一次续命。



后来，一位朋友找到做医生的父亲，其父建议试试中医。



一生信奉科学的「杨扬」最终在扬州的中医名师里得到了救助，陪他一起来看病并一直照料左右的是颇像一位民族歌手的阿姨，果然爱过一个人后，以后遇见的每个人都是她的影子。



剧中将当时驱逐反动校长樊仲云的「倒樊运动」放在了「杨扬」入学后，当时一众学生游行到汪精卫官邸并罢课三天，最终汪伪政权不得不同意学生请求，罢免了中大校长。剧中当樊校长面对「杨扬」等学生对伙食的质疑时，摆出长者姿态，教训起了年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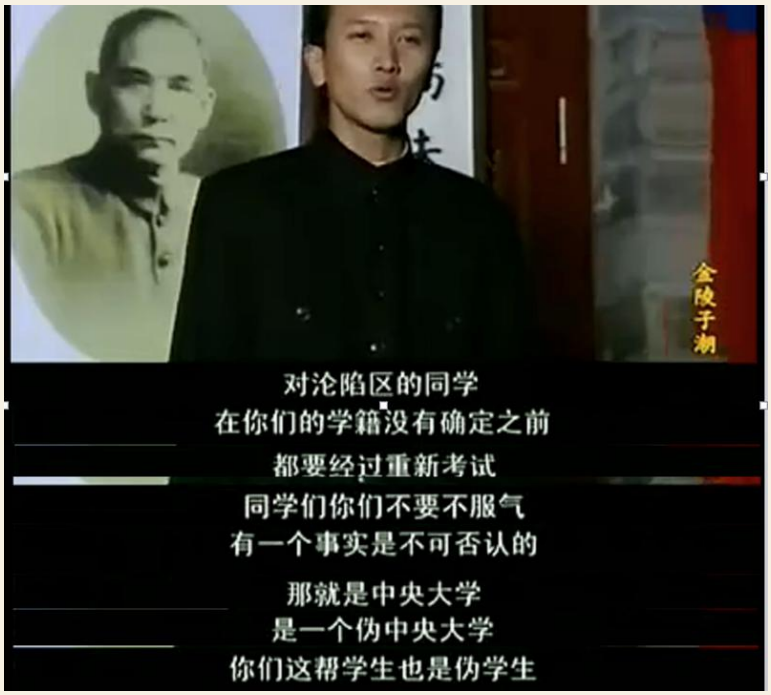
该剧还表现了当年南京轰轰烈烈的「清毒运动」。日据时期，在日本人操纵的毒品贩卖下，「南京几成烟土世界」，江入学后的第一学期末，以中大为首的 200 余位学生从鼓楼出发，经新街口沿中山东路、太平路向夫子庙进发，一路砸毁烟馆，一路向市民宣传鸦片危害，江的室友后来回忆说江在游行队伍中前后穿行，来回传递消息。队伍返校时在现在长江路的人民大会堂将缴获的烟具、鸦片、烟土等集中销毁。第 14 集中，消失了几集的「杨扬」终于出现在游行队伍里，而在集中焚毁的现场上，「杨扬」凭借他的艺术才能出现在了镜头中间，剧中他和林文宇与在带领大家唱《毕业歌》。



剧情波澜不惊的进行，在江刚准备念大三时，南京光复，蒋氏卷土重来，1945 年秋，国民政府对沦陷区的大中院校的学生实行了甄审政策，但这政策在实行过程中毫无意外地扩大化了，不仅《扫荡报》不负责任的将敌占时期的学生称为「伪学生」，而且规定在沦陷区学校修得的所有学分一律作废，所有的大学生

都必须参加「甄别」考试，合格者由政府分发到指定学校学习。这一做法引起学生的不满，加之各种歧视政策频出，很快在平津、青岛和南京酿成反甄审的学生运动。

剧中，国民政府的官员来学校宣布这一政策。



面对这般羞辱，江拿出了怒斥的风范。



可能出于对南京中大这批熟稔搞学运的学生头疼，1945 年 12 月，来到城市已经 896 天，江和同学们却被遣送至上海，前往交大就读，100 多位来自南京的同学寄住在离交大不远的徐汇中学一间大教室里。当时，上海物价上涨，生活艰辛，江会去上海青年会开办的夜校去教代数和三角学，剧中「杨扬」还在夜校里弹起了钢琴教授革命歌曲。他还介绍了暂时寄住在他姨妈家的林文宇去任教。剧中基本遵照了史实，主角林文宇由于受到追捕前往上海隐蔽，便是由人牵线寄住在虹口区「杨扬」的姨妈家，1948 年组织决定将男主撤回苏皖解放区，「杨扬」还开车将其送到火车站。



南京是个让人有归属感的城市，毕业后离开南京的人再来南京都用的是「回」南京，但与广为传颂的两大朝圣之地扬州和膜都不同，南京异常低调，甚至在包邮地区，杭州都凭借国机二院的赛艇优势声望渐隆，但南京有存放他借书证的南大校史馆，有他学生时代的宿舍壬字楼，有他游泳的玄武湖，有从鼓楼走到夫子庙的游行路线，甚至偶尔会有干净的潘西路过，更重要的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两年半时光都留在南京，这里有他恩正的青春记忆。



1992 年 2 月，江泽民同志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 （王广林 摄）

注：「1945 年 12 月，来到城市已经 896 天」，1943 年 7 月-1945 年 12 月，南京求学共两年六个月，是为 896 天。

一张借书证里的秘密花园

2016-05-11 江选研讨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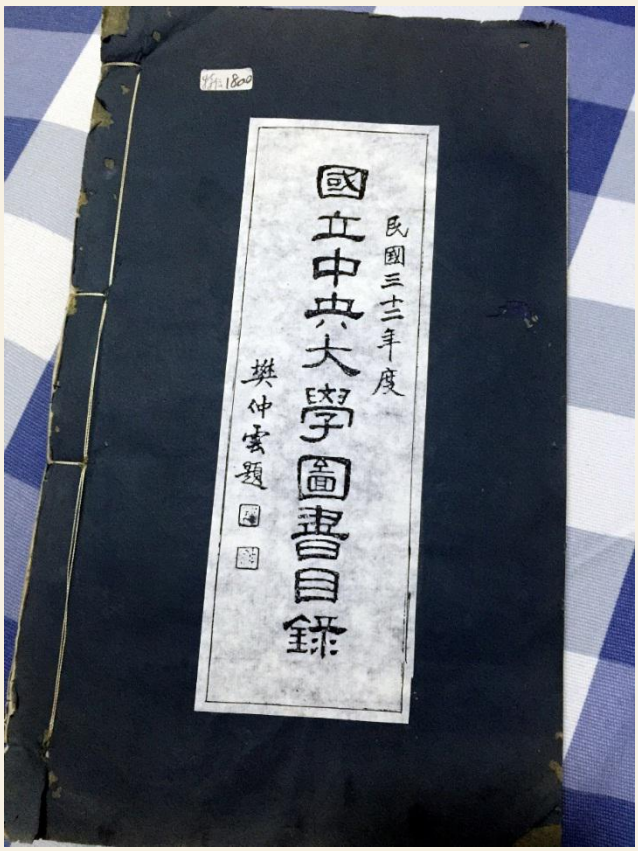
在南京，顺着汉口路走，就到了南大校门口，穿过一段满是梧桐树漏下的碎阳光，右手边就是图书馆，三十年前的夏天，二十出头的赵益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这里的特藏部整理档案，当整理到一张写有「江泽民」的借书证时，「并无特别处理」，而是和其他档案放在一起。当时是 1986 年，江正在南京以东 300 公里的上海任市长。三十年后，赵益已经是南京大学文学院的教授，他跟笔者回忆起当时的情境时不断强调，「没有传奇色彩，并无经过，只是发现。」

南大百年校庆前，图书馆旁边建起校史博物馆，随着这张借书证主人的不断晋升，这张证并没有像其他学生的档案那样被移走，而是继续留在了校史馆内，并被放在了显眼的位置。这张借书证上分「姓名」、「学号」、「院别」、「系科」，右边还贴着一张江的证件照，当时他并未戴眼镜，证件主体则是频繁的图书借还记录，包括书号、借期和还期，用红黑两种墨水笔标记得一目了然。



一个人的全部会映射在他所读的书上，有时这种映射是如此完整而精妙，而借书证和普通书单不一样，书单是分享行为，分享难免不包含展示的成分在内，借书证更单纯，一如学生时代的恋爱，单纯、纯粹，从某种角度上说，借书证暴露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喜好——而是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你的喜好你的品位你的心路历程，都在人面前一览无余。江本人也没想到自己的借书证会在四十多年后被人翻出来，这是他「一丝不挂」的「闺房」，出于同是一名爱书人的好奇，更多也是窥私欲的作祟，笔者吃了一个月泡面斥重金购入了江入学那年的南京中央大学的图书目录，封面还有当时校长樊仲云的题字。我就像一个莽撞的后生，假装不小心的闯入江的秘密花园一探究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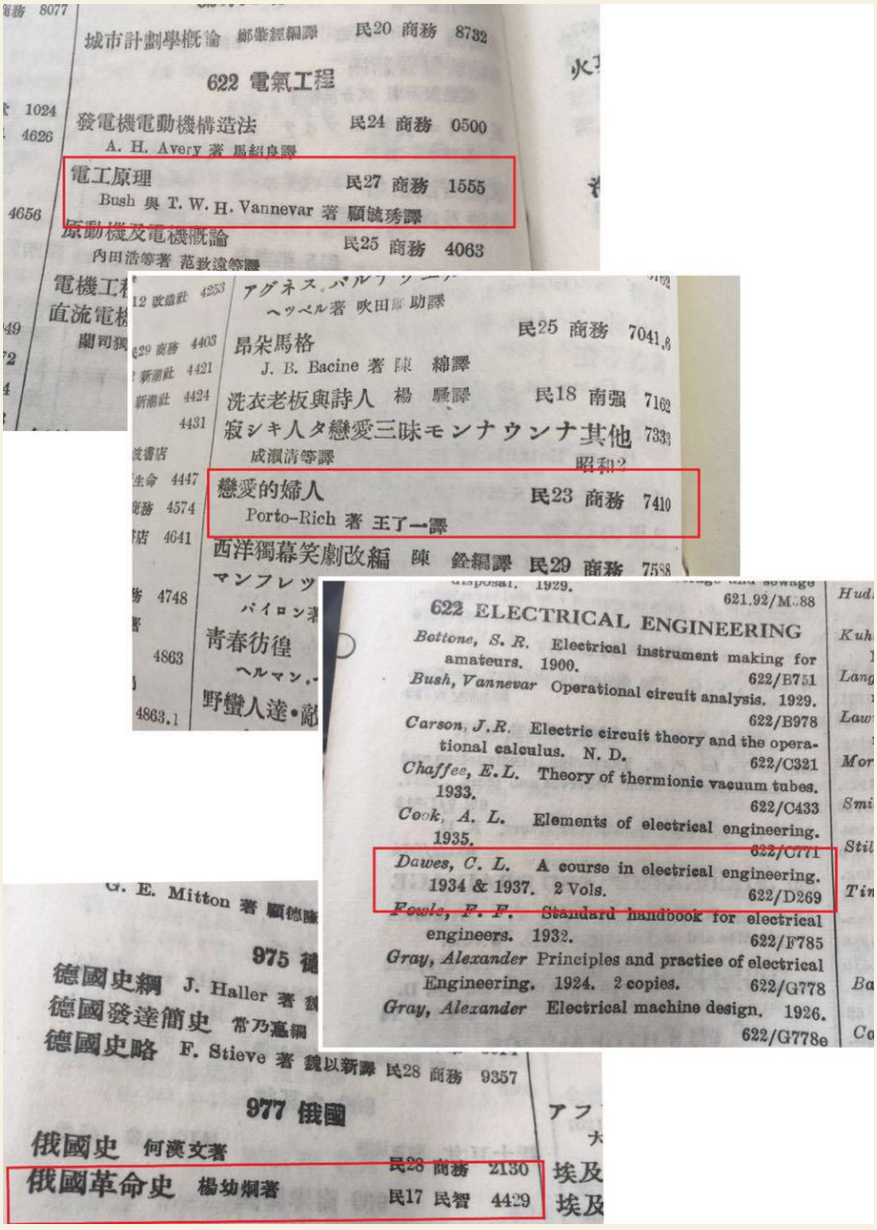
1943 年南京中央大学图书馆藏书目录



对爱读书的江来说，1943 年入学是件幸运地事情，南京中央大学「复校」两年后，搬迁到条件较好的金陵大学校园内，并

继承了金大图书馆，虽然比不上世界藏书量最大的梁家河图书馆，但据 1936 年申报馆作过的一次全国大学图书馆藏书量的调查，藏书量超过 20 万册的仅有 5 所，金大图书馆即为其中一所，而西迁前金大图书馆文献总藏量已达 339184 册，加之中大「复校」三年来的一些采购，呈现在年青的江面前的是战时藏书量首屈一指的图书馆。

下图为对比图书目录上的书号还原出的江一年时间内借还书记录。



整理后的「江氏借书证」

姓 名	江泽民	学 号	A6262	整理 by 码码	
院 别	工	系 科	电工 2		
序 号	图 书 号	书 名	作 者	借 期	还 期
1	622/1555	《电工原理》	Bush&Vannevar 著 顾毓琇译	11月11日	
2	380/1425	《经济学》	K.W.Bigelow 施存统译	11月28日	12月27日
3	380/4044	《东亚经济政策》	木村曾太郎	11月28日	12月27日
4	815.2/3233-20	《往 事》	冰心	3月3日	3月7日
5	815.2/2844	《寄云的信》	徐蔚南	3月3日	3月7日
6	536.4/4442	《热力学》	藤村信次	3月24日	4月18日
7	512.4/4474	《行列论》	藤原松三郎	3月24日	4月18日
8	814.2/7410	《恋爱的妇人》	Porto Riche 著 王了一译	4月20日	4月25日
9	513.1/7103	《微积分学讲义》	匡文涛	4月25日	4月27日
10	513.1/1047	《微积分学ABC》	王士滑	4月25日	4月27日
11	513.4/4441	《立体几何学》	林鹤一	4月27日	5月18日
12	815.2/2728-10	《两条血痕》	周作人 译	4月27日	5月18日
13	815.2/4444	《春 天》	艾 芜	5月27日	6月19日
14	815.2/6027-27	《归 来》	罗 烽	5月27日	6月19日
15	537.5/H427	《Modern radio practice》	Haywarrd,C.B	10月8日	10月9日
16	977/4429	《俄国革命史》	杨幼炯	10月5日	10月28日
17	818/7747	《世界珍闻》	陶菊隐编译	10月9日	10月13日
18	536.6/1476	《热力学原理》	帕特维赛 徐豫生译	10月28日	11月17日
19	623.5/B259	《Elements of heat power engineering》	Barnard,W.N& Ellenwood,F.O.etc	11月6日	11月28日
20	623.3/7223	《机械原理》	刘仙洲著	11月18日	12月9日
21	510/R845	《Höhere Mathematik》	Rothe,Rudolf	12月8日	12月18日
22	622/D269	《A course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Dawes,C.L.	12月16日	12月23日

江在1943年11月11日到第二年12月16日这13个月时间内，共借阅了22本书，扣除寒暑假3个月，平均每个月借书2.2本，按题材细分，数学5本、电工7本，小说3本，散文2本，戏剧1本，历史2本，社科2本，其中英文原版3本，德文原版1本。

江第一本书是11月11日借的，这一天去图书馆借书确实是件挺孤单的事，巧合的是五十年后在同一个校园里，这一天几个男生庆祝单身，并逐渐在南京高校流传开来，成为光棍节的起源。江借的第一本是《电工学原理》，译者为顾毓琇老先生，光

棍节这天书架上偶然的邂逅，让两个人生开挂的人，纠缠一生，三年后在交大，顾毓琇成为了江的老师，顾回国期间江还邀请他去中南海做客，1997 年访美江还特意去费城看望了他。细究借书日期，还可以发现专业类图书多在秋冬天借阅，而《往事》、《寄云的信》、《恋爱的妇人》、《两条血痕》、《春天》、《归来》这六本纯文学的书则全部在三、四、五三个月内借阅，看来春天容易让人变得柔软。

江所借部分图书封面江所借部分图书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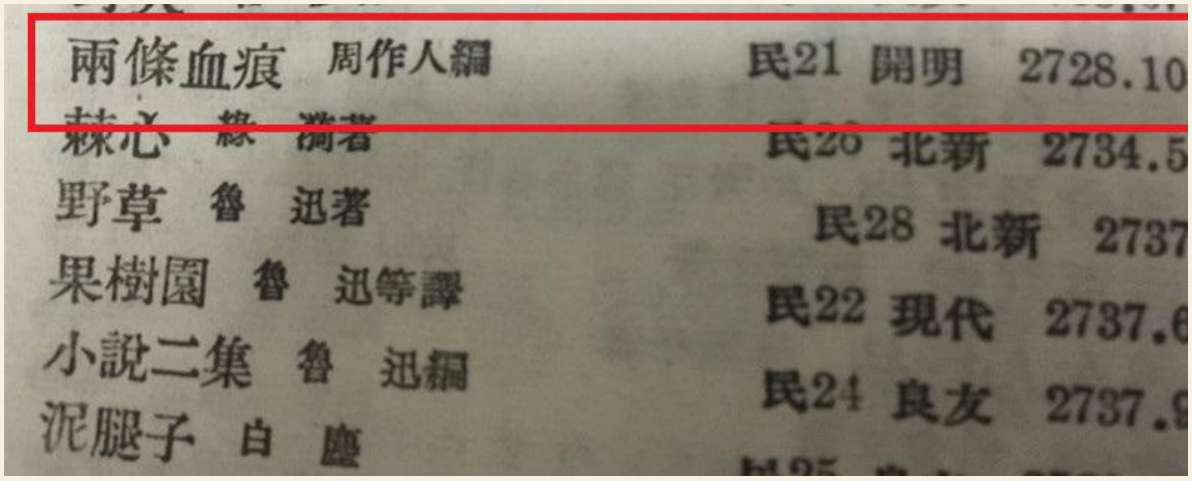


江自小接受的是传统私塾教育，中学阶段在扬中接受的是西式教育，在那里他爱上俄罗斯文学和西方文学，起码在刚入大学

的第一年的借书记录里看，像所有十七八岁的青年一样，江开始对新文学乃至革命文学产生了兴趣。冰心的《往事》当时付梓时为纯散文集，包含六篇散文，语言隽永流畅，成就高于早期诗歌和小说。《寄云的信》则为海派作家徐蔚南寄给妻子的书信集，平素写作「喋谈性欲」的他却在书信中表现出了清新脱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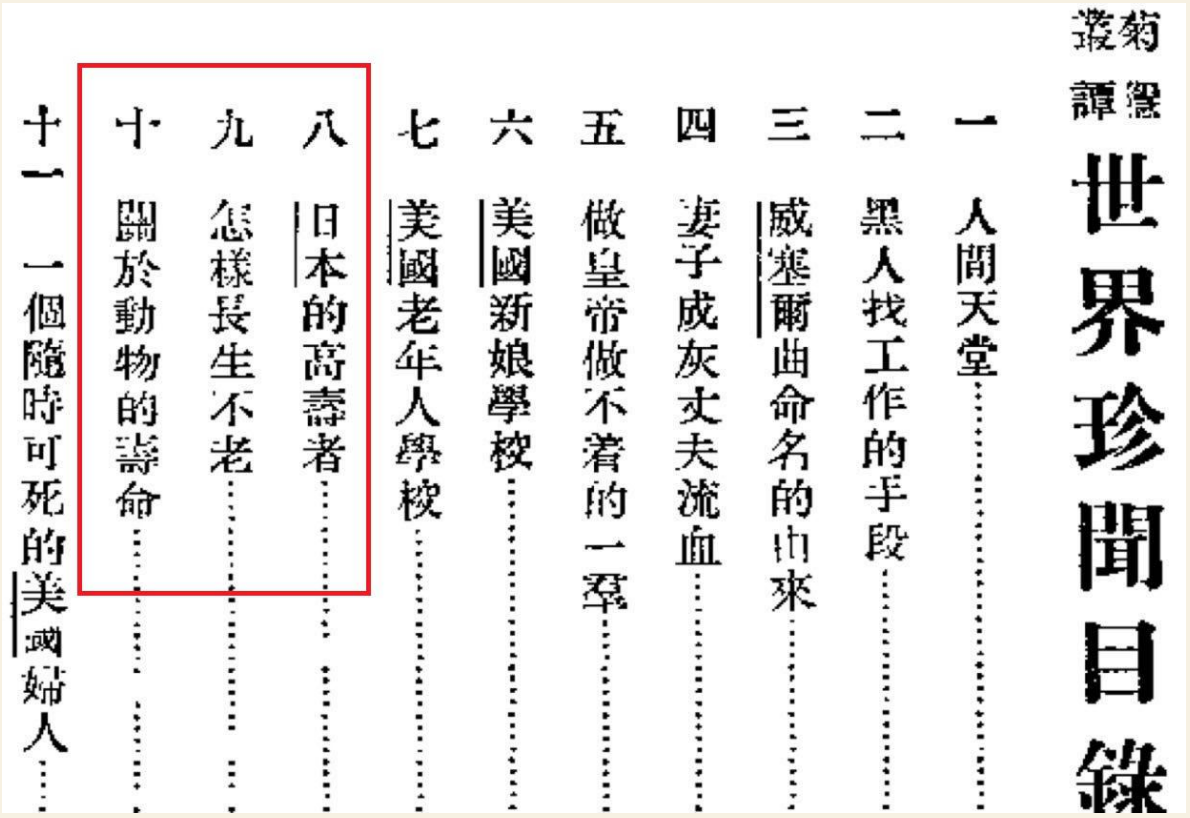
《恋爱的妇人》这本书值得一提，这是借书证上唯一的一部戏剧，这部剧很小众，法国的心理剧作家 Porto Riche 所著，著名语言学家王了一翻译，三幕剧的剧本主要讲述男主替朋友向一个少女表白，谁知少女爱上他了，婚后她爱他的激情不减，导致男主厌烦「用恋爱的方式来专制人家，精神上，物质上，都受痛苦」，便将她拱手让给朋友，事后男主却痛苦万分，最终还是回归家庭成了爱情的俘虏。所有好的文学都是悲剧，爱人是痛苦的，被爱也是痛苦的，不知江在他人的故事里是否流下了自己的泪，但后来江似乎并未被这渗出纸面的爱情虚无主义影响，其婚姻长跑到今年已是第 66 个年头。

《两条血痕》则为日本短篇小说、剧本合集，知堂先生在日本文学翻译方面对其他译者来说几成碾压之势，其特有清隽幽雅略带涩味的味道为作品打上了周氏印记。有点意思的是，看图书目录，江是在一堆鲁迅作品里选择了他的弟弟，结合以上四本书来看，小清新的写作风格是江这一阶段的偏爱。



《归来》是东北作家罗烽的中篇小说集，其与妻子白朗出现

在了电影《黄金时代》里。江这一年的书单不光都是阳春白雪，艾芜的《春天》是唯一偏乡土文学的，刻画了南方农村的图景，含蓄克制，尚未像抗战胜利后人物刻画的脸谱化。而杨幼炯的《俄国革命史》详述了俄国革命的经过，那几年江对发生在遥远中国北方的革命产生了兴趣，《世界珍闻》是民国名记陶菊隐收集整理「西方国家」的猎奇文章，翻看这本书的目录，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的江已经关注一些如何保持长寿的文章。



细看这些书单上的作者，为左联或近左联的就有罗烽、冰心，而艾芜是共产党员，施存统更曾担任第一任团中央书记。借书证上之外，江的室友回忆说他们最爱读的是 1934 年出版的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也在被窝里打手电筒读瞿秋白的《赤都心史》，这就不难解释他在 1946 年 4 月，国府形势仍优的情况下选择加入了共产党。

人是不会变的，穷其余生都在巩固早年形成的「偏见」，吃过的东西爱过的人读过的书都已构成了你的骨架，以后再学新知

遇新欢，但一有机会还是会回去。很多年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被问及他有何爱好时，江回答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喜欢读书。我阅读与我工作有关的东西：一是机械，二是电子。」后来，江还把其苏联导师所著的《机械制造厂如何合理利用电力》一书翻译成中文，此刻他肯定想到当年在图书馆里感激为他带来新知的译者们。同样他会专程前往马赛参观大仲马创作基督山伯爵的地方，去巴黎蒙玛特高地希望为「茶花女」扫墓。在借书证被发现的同一年，1986 年 8 月 16 日，《解放日报》选登了一幅漫画家为时任市长江画的漫画像。漫画的标题是「书迷江泽民」。据信，江在上海的市长办公室里就藏书愈 3000 本。江的阅读经历自始而终，令人信服，而突兀的抛出庞大书目、追求磅礴气势是一种恶劣的美学倾向，读书不是打架，可以倚多取胜。

解放日报上江的漫画像



回望这张借书证，你会发现江每个月都有借书，一次两到四本，几无断绝，这样的阅读习惯伴随一生，文革中，无论在武汉被撤职接受批斗还是河南渤海农场「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江始终手不释卷，甚至在探望同样被批斗的汪道涵时，还建议他读读莎士比亚，读书最好的目的就在于此，你会发现凭借自身阅读构建起来的小世界，能以体恤式的温柔，消解自身的苦难。

长者究竟掌握了几门外语？

2015-04-20 江选研讨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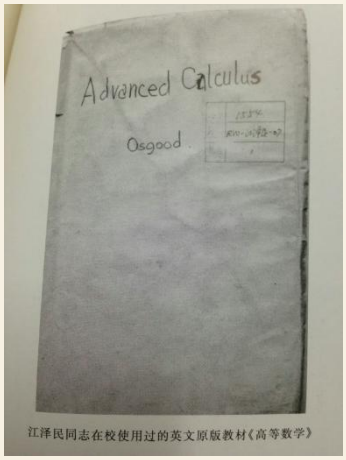
每当背单词看到 naive 时，我总会会心一笑，这是我们的暗号。如果不是长者，我们不会轻松掌握这个词汇。那一段短短几分钟的即兴讲话里融合了普通话、粤语和英语，充分展现了长者的语言才能。今天我们就来梳理下长者究竟掌握了几门语言。掌握一门语言只会几句寒暄不算，只有能顺利表达自己，与人交流，乃至通过语言对其文化产生共鸣才行。按此标准筛选，长者精通的是英语和俄语，罗马尼亚语次之，通晓西班牙语、日语，法语和德语一般交流没的说，此外还掌握了冷门的乌尔都语。

八门语言

英语

这无疑是长者掌握最好的一门的语言，堪称精通。从 9 岁学习英语，到如今 90 岁依旧沉溺其中。江真正将书本上的英语扎扎实实落根的是在上海交大的两年，其时江就读于工学院电机系，列举下他几位老师，朱物华教授，麻省理工硕士哈佛博士，张种俊院士，麻省理工博士后，知名学者顾毓琇麻省理工博士，「教学全用英语」江说到，「教科书、实验报告、讲课、考试——这一切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语言技能」

图为江在交大用的高等数学的英文原版教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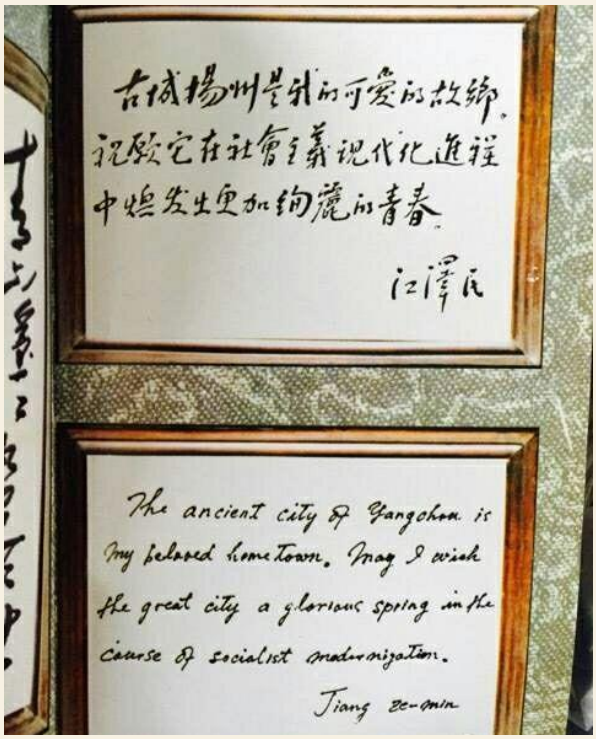


江泽民同志在校使用过的英文原版教材《高等数学》

良好的英语功底加之好莱坞电影在当时上海滩的风靡，使得年轻的江能轻而易举地啃生肉，当时影院放映时的字幕，是刻好字用药水腐蚀出来的，放出来的效果是反光的，一闪一闪，看不清楚。「他挤时间看了美国电影《乱世佳人》和《魂断蓝桥》」

江喜欢用英语演讲，2000 年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等组织联合举行的午餐会上，他用英语发表演说，而更早的 1997 年，江在哈佛大学英语演讲，而江也成为中国领导人「英语演讲第一人」。不仅在哈佛，他还在儿子的母校德雷克塞尔大学用英文讲话。江展现英语的高光时刻是在 2001 年在上海，他用英语主持了 APEC 第 9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对话会，并用英语宣读了《2001 年 APEC 领导人宣言》，会上他与布什讲英语，与普京讲俄语，与小泉讲日语，游刃有余。

同时他的英文书法也写的不错，字体应该是 chancery Italic。



英文阅读方面，江订阅了几份英文报纸，其中之一是《华盛顿邮报》。文革初他为了姿势正确地学习英语，特意买了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看。江也重视听力训练，「每次出差途中，总看到他捧着一台在国外参加会议时买的半导体收音机，收听中央台的对外外语广播」他在热工所的老同事丁瑞芝回忆道。

其他如 1986 年在交大背诵林肯葛斯底堡演讲、2000 年与华莱士历时四小时八十八回合的英语访谈这样的经典桥段就不再赘言了，毕竟长者的英语堪比母语，秀得太多太多，这里提一下逼格高一点的，李岚清曾在书中回忆长者恢复失传的托塞利小夜曲英文歌词的经过。

俄语

长者的俄语水平次之，俄语的学习是解放后，有据可查是 1951 年江在英商肥皂厂，跟一位白俄秘书茜茜金娜学习俄语。两年后江调任一机部二分局，当时苏联援助不断涌进，为了看懂技术资料，江倡导成立了俄语学习班，开始了系统的学习。1955 年，江被派往莫斯科，「在那里，江只要一有机会就练习俄语——在正式会议上，在与陌生人的邂逅中——他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不自在，他还鼓励那些沉默寡言的同事以他为榜样。」文革初，他在武汉为热工所技术人员组织讲座和课程，其中就有用俄语授课。1995 年访俄，江在专场音乐会上用俄语深情朗诵起西蒙诺夫的诗《等着吧，我会回来》。

1998 年，江造访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为了节省时间，他决定不用翻译直接用俄语演说，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演讲内

容皆为科技题材，包括了「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结构」这种中文都很难讲顺的词。2001 年访俄，在莫斯科大学，江用俄语作了 40 分钟的演讲，畅谈了「中俄关系的美好未来」。上一位在莫斯科大学做演讲的是毛，「八九点钟的太阳」即出于此。2002 年江在圣彼得堡参观，用俄语吟诵了普希金著名诗篇《致凯恩》中的诗句。

多掌握一门语言还有助于撩妹，2002 年赖斯陪同布什访华时，江与她跳了一曲，「江似乎与赖斯女士配合得特别出色，因为她也会讲俄语。他们用俄语交谈，江告诉赖斯，她看上去比以前更年轻了。」

文革前夜，江还曾将他在苏联的实习老师特莱霍夫的著作《机械制造厂电能的合理使用》翻译成中文，该书于 1989 年出版。

罗马尼亚语

罗语属于拉丁语系，语法有时态、人称等规律，而江此前精通的英语和俄语，分属于日耳曼和斯拉夫两个语系，差别甚大，江主席当时靠着俄语学习罗语的教材，一步步攻克了这门语言。

学习一门语言就像打开一扇新世界大门一样，江开始对罗马尼亚文学产生兴趣，包括一些诗集，他最为推崇罗马尼亚的著名诗人埃米内斯库，如《你为什么还不来？》、《望星》等诗都能背诵。后来访问罗时，江即兴背诵了《你为什么还不来？》，并即兴用钢琴弹起罗马尼亚古曲《妈妈昨夜把家还》。

精通多种语言的人起初可能仰仗天赋，但他们并非天才。

只不过常人将语言学习视作一件苦差事，而他们却乐在其中。担任最高领导人后，江还经常与一些罗语翻译座谈，经常喜欢用罗语与他们对话，他说，「我希望多接触罗语，不至于把罗语忘记，这也是一种休息方式」，值得一提的是江作序的《领导干部外事用语丛书》收录了 9 种语言，其中包括罗语，另外 8 种都是国际主流语种，经过江的努力才收入罗语。

学习罗语三十年后，江出席摩尔多瓦总统沃罗宁举行的晚宴，用罗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很多罗马尼亚朋友回顾这段历史时，自豪地说，世界上有三位国家元首会讲罗语，一位是罗马尼亚总统，一位是摩尔多瓦总统，一位是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

图为江在罗访问时接受罗文版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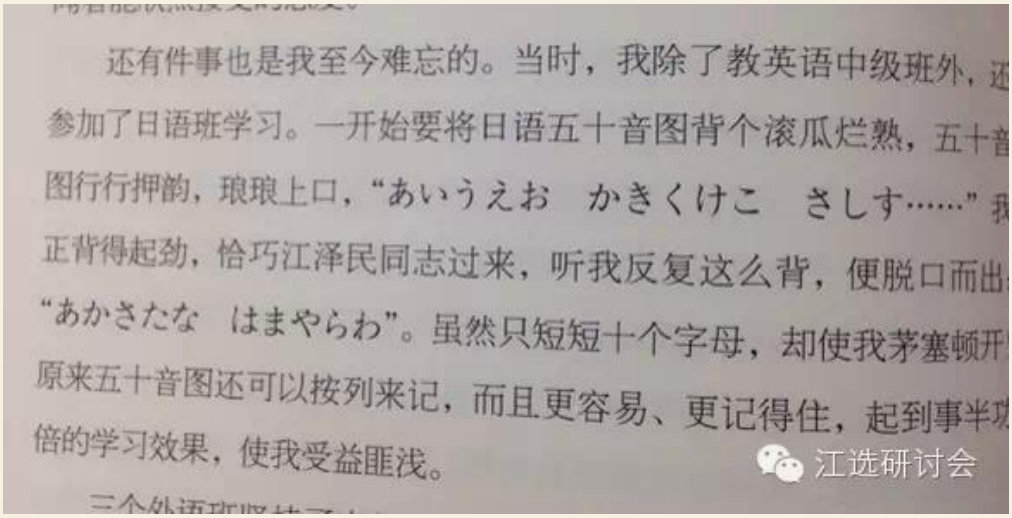
日语

1939 年底，日据的扬州部分学校开始复课，日语成为学校的必修课。后来江自己回忆起来当时尽管每天都上日语课，但却总是勉强及格，她「却从不后悔当时的倔强」，江说，「要不是

那时我是被迫学习日语的，今天我的日语就会讲得好一些」

江没说谎，后来五十年代在上海工作时，单位成立了日语学习班，江也报名参加了。刚在日语班时，一同事跟他开玩笑说江的名字日语发音应该叫 Kezagumin（译音），江说不对吧，应该念 Koutakumin（译音），后来这位同事去查，果然江是对的。

图为江巧记日语五十音的记述



成为总书记后，一次江参观中央台对外日语演播室，对工作人员说了句日语，意为「我也多少知道点日语的」，访日时江也多次用日语进行日常交流。

法语、德语

法语是唯一没找到江系统学习证据的，只在一篇老同事回忆里提到 70 年代初去北京出差去拜见长者，发现他「半夜里还在走廊自学法语」，当时江任一机部外事局局长，负责对外援建的事宜，起早贪黑学习法语所言非虚。

后来，作为国家主席的江访法时在爱丽舍宫欢迎宴会上用法语致祝酒词；与西哈努克当面讨论「太皇」一词的法语翻译如何

更为准确；参观摩洛哥胶合板厂法语向工人们问好，可见江的法语一般交流毫无问题。

2006 年，交大成立 110 周年，江来母校看望师生，当听到管理学院学生朱莉丽 2002~2004 年参加上海交大与法国中央理工大学的国际交流活动，大龄学长用法语问「你会法语吗？」，随后便与她寒暄起来。

和日语学习类似，由于当时德国电器顶尖，不少情报杂志都是德文，研究所成立了德语学习小组，江作为唯一一名领导加入了德语学习小组，后来江的老师回忆道，「他很懂学外语的门道，紧抓发音不放，而且敢于开口。」

四十年后在柏林出席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举行的宴会，江以德语发表重要讲话。他还曾脱离讲稿，即席朗诵了歌德的诗歌《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中的一段「暮色徐徐下沉，景物俱已远遁。长庚最早升起，光辉柔美晶莹！……此时在那东方，该有朗朗月光。」

西班牙语

江在访问智利期间做了长达四十分钟的演讲，除去激动人心的内容外，江这次演讲吸引人的地方还在于他自始自终用西班牙语进行演讲。

和其他所有掌握的语言不同，西语是他为了访问拉美国家临时学会的，当时他已经 75 岁，连续用七八个周末向外交部一位年轻译员学西班牙语。据那位后来成为大使的翻译同志讲，江学得特别认真，有时为了一个词的发音会练上十来遍。

造访古巴时，江步下舷梯，与卡斯特罗深情拥抱后，便用西

语问候道「Gracias.Cómo estás，mi viejo amigo(谢谢。你好吗？老朋友)」，更让卡斯特罗惊喜的是，随后的会谈中，江又用西班牙语做了五分钟的开场白。在欢迎宴会上，江还用西语演唱了《鸽子》，向卡斯特罗赠送七绝诗朗诵时用也是西语。

乌尔都语

1976 年 4 月，江率领专家组到巴基斯坦检查援助项目，在这里工作了六周。巴方给他排了个司机，但司机只会讲乌尔都语，因为要指挥司机怎么走，江短短时间内掌握了这门冷僻的语言。时隔 20 年，江与巴国领导人会晤时讲了几句乌尔都语，让巴基斯坦报纸分外激动。访巴期间江还跟当年老同事回忆起说，至今还记得「一直走」叫「Seethaa」。

当然，像江访问蒙古时用蒙古语向仪仗队说道「赛百诺！(你好)」，用意大利语唱《我的太阳》，这样的小花絮为严谨起见并不算在长者掌握的语言里。

长者为什么能掌握这么多语言？

家庭环境

江祖父是扬州文化名人，「诗画医音融一炉」，著有《梦笔生花馆诗集》，六叔江上青被誉为「生花妙笔的江淹」，长兄江泽君是新中国江苏戏剧事业奠基人，七叔江树峰精通英俄法多国文字，老丈人曾留美，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这样的家教和环境对长者学习语言有极大的帮助。

「speak more」

农大校长在一篇文章中曾回忆道，江会见了出席国际农业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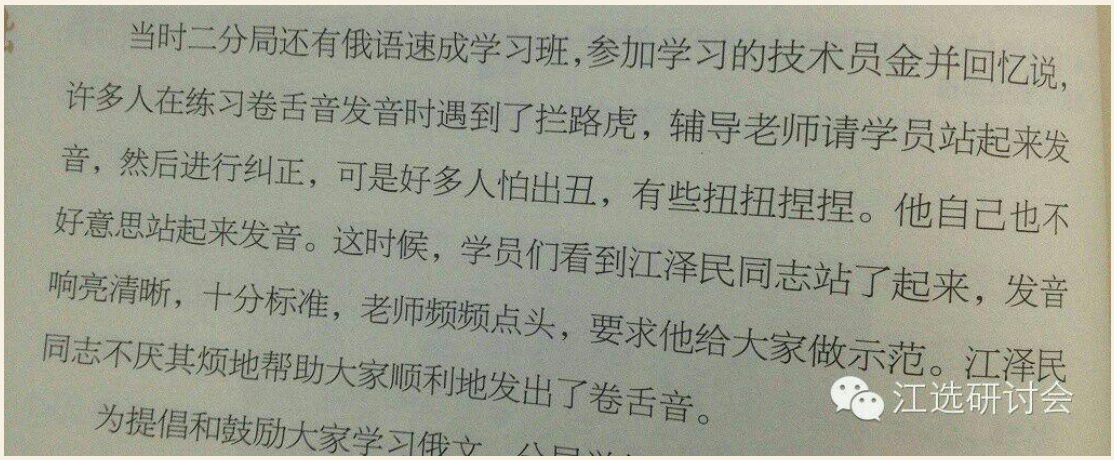
技大会的部分外国专家时，英语俄语法语无障碍切换，其中有位专家说了句「江主席您会那么多国外语呀！」听了这句话后，江笑着说道「学外语就要 speak more，我这个人就敢说」。天赋、享受学习的乐趣、以及必要的刻苦训练打通了一种良性循环，驱策着江成就了他人认为遥不可及的业绩。

还得有一位漂亮老师

图中白俄姑娘茜茜金娜作为英商中国肥皂公司秘书曾是江的俄语老师



必要的特殊生理构造


当时二分局还有俄语速成学习班，参加学习的技术员金并回忆说，许多人在练习卷舌音发音时遇到了拦路虎，辅导老师请学员站起来发音，然后进行纠正，可是好多人怕出丑，有些扭扭捏捏。他自己也不好意思站起来发音。这时候，学员们看到江泽民同志站了起来，发音响亮清晰，十分标准，老师频频点头，要求他给大家做示范。江泽民同志不厌其烦地帮助大家顺利地发出了卷舌音。

为提倡和鼓励大家学习俄文

江选研讨会

「你们一定要学好英语」

《他改变了中国》一书里曾记载到，当与外宾正式会议结束时，尤其是如果要举行午宴或者晚宴，江就会转而说英语，享受这种自然的交流。如果某些政府成员或者工作人员跟不上的话，他就会利用善意的公共压力来刺激他们学习。「所有在这里的人当中」，江会微笑着说，「只有 X 先生和 Z 先生听不懂我们说的话（英语）」

「江主席的外语能力是有名的」，前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说，他喜欢学习不同语言的新词汇，并和以外语为母语的人讨论词义的微妙差别。「一次，我们正在讨论哪种核反应堆最安全，我把‘pressure’这个词中的‘r’发音发错了，发成了一个喉音。江纠正了我的发音并问我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我说因为我的第一外语是德语。」

如果江的同僚们了解江司机的处境时，也不会觉得自己受到怎样的苛求。「我必须重新开始学习英语」，他的司机说，「不然在我为主席开车的时候就会感到窘迫。」

江甚至将对语言的苛求要求在其家人身上，1999 年 12 月，

江组织了一个家族聚会，欢度千禧年。库恩在江的传记里如实记载了这个场景「聚会开始之前，他回顾了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也讲了江氏家族里一些人的往事。说完后，他把年轻的一代叫到身边，包括他的孙儿们，让他们把刚才他所说的翻译成英语。江用英语和汉语向他们提问。如果他的问题用汉语提出，他们要先把问题翻译成英语，然后再用英语回答。如果他的问题用英语提出，那么他们直接用英语回答。他对小字辈能够流利使用英语感到欣慰，对自己差不多能跟上他们的水平也样感到高兴。就在晚餐开始前，江提了个令人吃惊的要求：所有人，不论长幼都必须说英语。」

知乎上曾有人问掌握多种语言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我最喜欢的一个回答是「一种谦逊、平和心态。你的思维方式会更加多元化，你看一个问题的视角会变得更加宽阔，你会从原来的世界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你也可以从一个新的世界里看到自己原来的世界。」所以江曾在《领导干部一定要努力学习外语》一文中说「我们应该尊重世界多样性，了解和借鉴各国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促进和加强同各国人民的交流交往。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努力学习外语」。语言就是世界观，江任期内难能可贵地不断向主流文明靠拢，反之则是固步自封、自命不凡的思维，所以一种人会劝读弟子规，一种人说还要读莎士比亚。

一位老派文艺男青年的自我修养

2015-08-17　江选研讨会

1985 年的夏天，上海，江在音乐厅欣赏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出，当时江的头发依然乌黑，整齐地向后梳着，看起来精神矍铄，手情不自禁地在比划着，在音乐会休息时，江充满激情地说，一个城市的交响乐水平标志着这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彼时江刚刚上任上海市长，主政这座曾经的东方巴黎，而在同一个夏末，8 月 17 日，上海往东 800 多公里的福冈县，苍井优出生，这一天出生的狮子男女们仿若都自带文艺气息，除了苍井优还有西恩•潘和罗伯特•德尼罗，当然还有江。

江的乐器谱

时间倒回至 1926 年的 8 月 17 日，上海西北约 200 多公里的里下河平原，江出生在扬州当地一个优渥的家庭。扬州城中田家巷里有一座中间带有天井的传统中式大院，房子上面有着精美的石刻，这是江祖父一手打造的大家庭的院落。其祖父擅长诗文、书画、音乐，尤精箫笛、昆曲、山水画，其父和几位叔叔均学养深厚，多才多艺，完善的教育和叔伯们的熏陶使得他从小便兼顾了现代科学和传统文艺两方面完备的教育。

钢琴

江在乐器演奏方面很有天赋。大学时期，「人们常常看到他在钢琴上敲打，俯身二胡拉唱，或者为抗议人群的高歌猛进做即兴指挥」。江虽然从小学习钢琴，并颇为拿手，但直到上海任职时，才由妻子买了一台聂耳牌钢琴送给他。长期对钢琴的匮乏影

响了江，他总是试图去接触「大家」的钢琴。1996 年，在挪威卑尔根参观著名作曲家格里格的故居时，江坐在格里格当年谱曲用的钢琴前弹奏起《黄水谣》和北美民歌《红河谷》。1999 年，奥地利萨尔茨堡市马卡特广场的莫扎特旧居，江走到莫扎特曾经谱曲的钢琴前说，「我想在莫扎特曾经使用过的钢琴上演奏一首描述丰收美景的中国湖北民歌《洪湖水浪打浪》，以表达一位万里之外的中国音乐爱好者对他的崇敬。」在哈萨克斯坦的冼星海旧居，江弹奏了他的《黄水谣》，江丝毫不掩饰对冼星海的喜爱，《黄水谣》是其最拿手的一首曲目。在罗马尼亚，江还曾即兴用钢琴弹起罗马尼亚古曲《妈妈昨夜把家还》。

图为 1996 年江在挪威参观著名作曲家格里格故居时弹奏《黄水谣》和《红河谷》



1996 年 6 月 29 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挪威卑尔根参观著名作曲家格里格的故居时弹奏《黄水谣》和《红河谷》。

二胡

大学时代，江的同学们演出小品剧时，江便给他们拉二胡伴奏，而在他任总书记后，他也没忘了这陪伴他一生的传统乐器，

在其应金日成之邀访问朝鲜时，随身带的行李中，就有一把二胡。访问期间，偶得宽余，江就兴致勃勃地拉上一阵。1998 年克林顿访华时，欢迎晚会结束后，江兴致盎然地从演员手里拿过二胡，拉了一曲美国民歌《稻草里的火鸡》。这次演奏不是江心血来潮，而是赴了五年之约，1993 年中美两国领导人在某事件之后在西雅图峰会第一次见面，江以音乐打破了尴尬，克林顿曾是萨克斯管业余乐手，江特地送了他一件中国制造的萨克斯管。江说，他也爱好音乐，但不会吹萨克斯管， 却会拉二胡。克林顿笑着说，将来有机会，我吹给你听听。江立即回答，我可以拉二胡伴奏。

笛子

2001 年，上合组织六国元首会议的演出上江与一位演员演奏了笛曲《梅花三弄》，这是这个国家的人民第一次公开见到领导人在表演自己的才艺，褪去了前两代革命领袖式政治家身上的卡利斯马人格，江试图用自己丰富的人格魅力来弥补自己的合法性。而梅花三弄，是江的保留笛曲，一年前，江在杭州一场音乐会后亦雅然地上台用笛子演奏了一曲《梅花三弄》。1988 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江在上海市劳模大联欢上为大家表演了笛子演奏。当时一位记者在文章中记述了当时的场景「只见市总工会主席江荣把笛子端给江，并关照工作人员拿些酒精来。『还要什么酒精，不用，不用。』江欣然端起笛子，似乎遇见了一位久违的伙伴。他用自己的手帕往笛子上擦了擦，就试吹了起来。」



夏威夷吉他

夏威夷吉他是门有故事的乐器，钢琴之外，大学时代江最早接触的西洋乐器就是夏威夷吉他，三四十年代，在南京及上海一些大学里，有很多夏威夷吉他社团，访美前半年，江便是托他大学同学在上海一家制造小提琴的乐器厂的仓库里找到了三把已损坏的夏威夷吉他，修好寄给了江，在夏威夷州长的欢迎宴会上，江主动向主人说起，他在交大念书的时候，曾学过一首夏威夷民歌，《alloha，hawaii》，并邀请曾是歌手的州长夫人伴唱，一时令美国人侧目。



此外，江还会演奏小提琴、管风琴、木琴，1995 年，在赫尔辛基闻名欧洲的岩石教堂里 ,江即兴在管风琴上弹奏《黄水谣》，而管风琴被称为乐器之王。江还掌握了一门冷僻的乐器 ,道情筒，这是一种道教乐器，长约二尺，涂红漆，圆筒一头蒙上一张猪油皮。江退休后，曾回扬州唱了一段扬州道情，这是一种传统的地方曲艺，左手拿着类似快板的器具，右手拿着道情筒合拍而唱。当然，作为「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的扬揍人民，江还熟稔箫的吹奏。



江氏歌单

江喜唱歌，嗓音浑厚，音质纯正，在江小时候，就经常在夏夜覆盖下的苏北稻花香里说丰年。出任要职后，他更多时候表现的像一名社会主义战士，挥舞着有力的手臂，指挥大家唱《歌唱祖国》,不管是在南加州指挥华侨还是在中南海指挥自己的同僚，江觉得这首歌能提振士气，这是他最喜欢的合唱曲目，他还与苏联老将军合唱《海港之夜》，在哈萨克斯坦演唱新疆民歌《可爱的玫瑰花》。

单曲方面，江最爱唱的是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在卡斯

特罗面前、在布什夫妇面前、在同学聚会上，他多次用意大利语演唱这首歌。与喜欢的歌手见面是每一个小粉丝的愿望，江亦不例外，2001 年申奥前夕，北京，「三大男高音」在昔日皇家禁地为中国观众表演了一场盛大的音乐会。音乐会结束后，江特意宴请了三位歌手，面对帕瓦罗蒂，江丝毫没有怯场，与他合唱了《我的太阳》。而当记者问帕瓦罗蒂，如果江主席改行当一个歌剧演员的话会怎么样。这位意大利超级巨星微笑着答道：「如果这个人能全心全意地表现自己，就算只在唱歌这件事上，他也肯定会成为一个巨星。」但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也许，他还需要练习。」

此外，江曾多次演唱过的还有约翰•施特劳斯作曲的《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1987 年和 1997 年两次访美，以及与老同学聚会时江都唱了这首歌，因为这是他们青年时喜欢的美国电影《翠堤春晓》里的一首插曲。1999 年江访问葡萄牙，唱了一首《教我如何不想她》，并即席唱出「微风吹动我的头发…… 」，引来全场一阵掌声。



江不认为在公开场合放声高歌有失体统，相反他觉得自己向

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性化的一面，中国的领导人是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一个皇帝。一个略显可笑的领导人要比一个骄傲自大、不近人情、自以为是的领导人好得多。

一个资深票友

和曾经从沪到京一路搭班子的朱镕基一样，江亦深爱京剧，这个源自江祖籍地的戏种从江二十出头时就开始与其结缘。1997 年访美时，在新老华侨和留学生中，江即兴演唱了捉放曹中的经典唱句《一轮明月照窗前》，而 2006 年，在一群旧友中间他自拉自唱起了《捉放曹•宿店》。江的老同学补充了更多细节，「他特别喜欢京剧和歌咏，现在只要同学聚会，他都会唱上一段京剧片段，如《钓金龟》等名剧。」

五十年代在一汽的时候，江组织同事和当时援华的苏联专家开联欢会，江唱了拿手的京剧《四郎探母》，演出的时候，江把四郎「杨延辉」唱成了「杨延昭」，惹得同事一阵笑声，演出结束后江跟同事解释说「辉」字发音在俄文中是脏话，所以把「辉」改成了「昭」。东北的枯燥生活，使得江那段时间里一到晚上便从三楼宿舍跑到二楼唱上一段《捉放曹》以及《十五贯》，而后他甚至试图排练《天鹅湖》舞曲。



除了京剧，江对家乡的淮剧和昆剧亦情有独钟，江任上海市市长后，观看的第一部戏是淮剧，此后特意观看了昆剧《长生殿》的演出。而当中央歌剧院来上海汇演脍炙人口的歌剧《卡门》，江观看了首场演出。休息时，他绘声绘色地剖析了剧中主角吉普赛女朗卡门的个性和魅力，揭示了卡门鲜明而又复杂的性格，使在场的人惊讶不已。如果说在任内江有时还会迁就主旋律创作，去看《苍原》、《江姐》等特有的主旋律歌剧，退休后他便放任了自己对西洋歌剧的追求，他特别钟意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威尔第的作品。2010 年的 6 月，江在国家大剧院观看威尔第经典歌剧《茶花女》。

阳春白雪与流行文化

1994 年，这个文艺大年不仅仅是体现在罕见的电影佳作井喷式出现上，在中国，当年 2 月，江在同山西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讲过这样一番话：「文化应该是丰富多彩的，能够满足人们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进行曲，战斗曲，小夜曲，抒情曲，都要有。 」「既要有主旋律，又要多样化」，后来成为未来十年大陆文化建设的基调。 江给予了艺术工作者很高的地位，他称艺术家为「灵魂的工程师」。他期望艺术家不仅要跟上世界先进文化的发展步伐，还要开拓和创新。他任内的文化部长孙家正曾发表了一篇讲话，指出中国电影不应该局限于现实生活中的英雄人物和全社会的模范人物。他说，「艺术家在选材时要有选择，要注重艺术性」，这席讲话在当时被意识形态裹挟的文化领域无疑是破天荒的。也是在那一年，中国终于开放了电影市场。这一年的年尾，中影公司在更高层级的首肯下，与美国片商完成了经年

持久的谈判，开启了「进口分账大片」模式，好莱坞的电影自1949 年之后，时隔 45 年重返中国大陆。

更多时候，这个苏北人在上海的几年扮演了一个更有腔调的「老克勒」，他熟谙在这样的威权社会，一个领导人的审美会直接影响到普罗大众的审美，他像堂吉诃德一样一次次以一己之力努力提振这个城市的欣赏水平，八十年代，江刚履新上海不久即授意市委办公厅和市委宣传部，为上海市二百多位局级以上领导干部举办音乐、戏剧、文学、艺术讲座，以提高他们的艺术欣赏能力，而讲座的第一课是《如何欣赏交响乐》。上海交响乐团赴北京调演，江除了拍电报祝贺外，还利用赴京开会的空隙，跑到北京音乐厅为乐团打气说：「交响乐代表了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艺术水平，应该加以重视和扶持。」1988 年 7 月，江出席贝多芬之魂交响音乐会，演出休息时，用外语同剧场内外宾交谈，介绍上海交响乐艺术，1986 年 12 月和 87 年 2 月他两次为上海交响乐团题词，1986 年 8 月 15 日为上海芭蕾舞团题词，1988 年 11 月会见北京人艺赴沪演出团，对大家说「我很喜欢话剧」。

江不认为古典音乐是阳春白雪，他甚至觉得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也可以接触古典音乐来陶冶情操，应予普及。在他的授意下，不到 3 个月时间，中央电视台就开播了一套新节目——第十五套。这套节目由一半中国古典音乐和一半外国古典音乐组合而成，基本是由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节目开播时，江给当时的台长赵化勇打电话表示祝贺，说他已经欣赏了好几个小时了。在海南大学，面对围上来的学生，江作为长者给了他们一点人生经验，「学生应该具有广博的知识，」江提出忠告，「文学艺术，例如托

尔斯泰、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但丁、莱昂纳多。达•芬奇的作品，可以提高你们的审美情趣，丰富你们的思想和生活。不要局限在你们的专业里面。」

在江那里，良好的审美造就了宽容并包的心态，古典与流行并行不悖，在马尼拉亚太合作论坛峰会上他曾高唱猫王普莱斯里的「温柔的爱我」（love me tender）。在卸任总书记前，日本视觉摇滚乐队 GLAY 在工体举行首次海外演唱会「ONE LOVE IN BEIJING」，演唱会前，江意外地接见了他们，而此前鲜有中国领导人接见外国娱乐明星的事情发生，面对明显画风不对的成员时，江没有丝毫违和。乐队成员问到江「主席阁下接见金发的日本人还是第一次吧」时，江主席不假思索的回答，「这样的造型也不错么。」最后，江还说「预祝演唱会圆满成功，欢迎大家来中国。」GLAY 也回答说将在演唱会上加倍努力，并向江主席赠送了礼物吉他。这也是符合江心意的一份礼物。



像所有的狮子男一样，八月出生的江继续保有着极其旺盛的

精力和对喜爱事物的狂热追求，唱歌、弹琴、听音乐对他来说没有比这更能让他身心放松的事情了，他已构建起了自己的内心的精神世界，即使面对一些非议，他坚持自己的审美，他觉得审美能带来尊严，而爱与好奇支撑着他追求更好的生活方式，就像江在回忆文革时说：「任何贬低和破坏美好文化艺术的荒谬行为都是完全错误的。」一个老派文艺青年如是说。

长者一季度大事记（2015 年）

2015-04-09 江选研讨会

1 月 3 日 微信号「海南东山岭」爆料，江带着同一家三代人共同登上海南东山岭的。照片显示，江泽民在下斜坡时，两边需要工作人员搀扶。「海南东山岭」还称，江一上山就说：「不来这个海南名山遗憾了。」之后江又对省委书记罗保铭讲：「这么好的风景名胜海南要大力宣传，北京也要大力宣传，我回北京也为你们宣传宣传，以后这山就人山人海了。」走时还意犹未尽地大声说：「江泽民到此，不虚此行。」 随后，四大门户此条信息很快被删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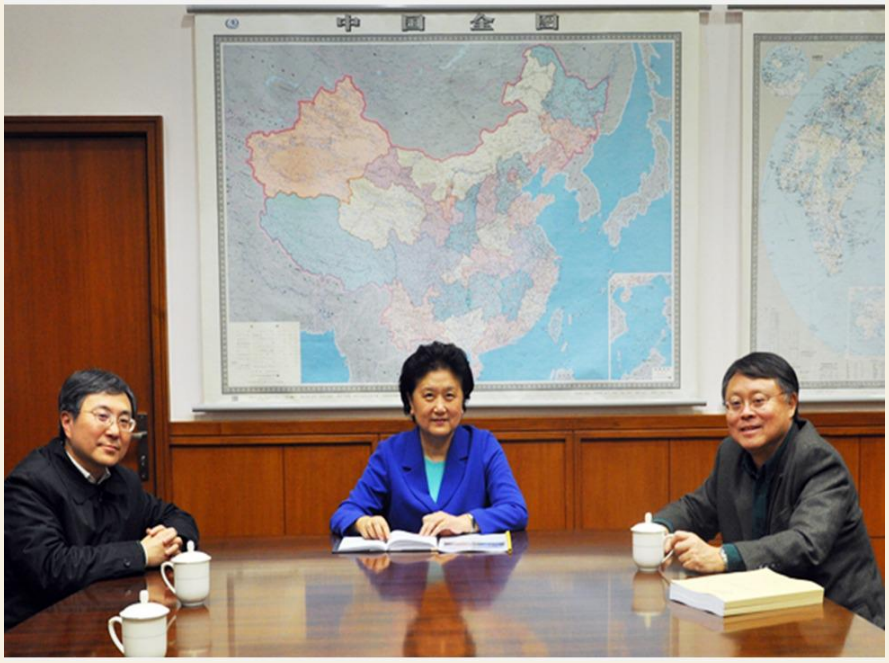


1 月 6 日上午 中科院上海分院召开领导干部调整宣布大会。中科院副院长詹文龙在讲话中指出，江绵恒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

1 月 22 日 江时代的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万年的遗体在北京

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官媒报道称：「张万年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江泽民胡锦涛等，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张万年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2 月 9 日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近日在北京听取了江绵恒关于上海科技大学工作进展的汇报。报道称，刘延东充分肯定了学校的发展。



2 月 16 日晚上　央视公布了习近平等春节前探望老同志的名单，江等老同志在列。

2 月 17 日上午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大常委悉数出席，江送去花圈。

3 月初 《争鸣》杂志披露，江近期在海南省三亚「避寒」，并对部分记者说：「今年选择到三亚过冬，想在不多的有生之年多思考些问题，多发表些意见。 」他还表示：「三亚比北京舒畅，比杭州温暖，比深圳、珠海清静。」

3 月 13 日 江泽慧在京参加两会，有媒体问到其兄的身体状况时，江泽慧六次回应称「很好」。江泽慧透露，88 岁的江退休至今，还经常保持着游泳的习惯。报道称，江泽慧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进场时，有媒体问道：「能谈谈你哥哥的身体状况吗？」江泽慧表示，「很好、很好、很好，你不要问题外话，（提一些）跟我们政协有关系的（问题）。」记者不依不饶地追问：「我们一直很关心江总书记，想知道他的健康情况。」江泽慧答：「很好、很好、很好，我知道他非常好……游个泳呀，什么都很好。」

续命大赛里长者的对手还有谁？

2015-08-28 江选研讨会

昨天，汪东兴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和今年辞世的同曾为正国级领导人的乔石、万里和尉健行不一样，昨晚新闻联播没有播出汪东兴的遗体告别仪式画面，只有遗照加简单口播新闻，时长 1 分 18 秒，而前三位不仅占据了新闻联播头条，而且时长都为 4 分 35 秒左右。

这样处理并不突兀，在先前的讣告中就能发现，汪的表述里是「曾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可能未来胡启立也就是这样的标准，所以长者没有外地送花圈并不奇怪。汪去世后十一届政治局常委全部团聚，而在此之前，第十二届常委早已全部团圆。也就是说，如今常委老人们，只有十三到十八届的跨度了。

「云花圈」

长者今年的三次外地送花圈也是花样虐狗，在万里和乔石的葬礼上，这外地送来的花圈都写着长者夫妇二人的名字，而旁边的胡一如既往的严谨，刘永清的名字自始自终没有出现。





续命大赛

回归正题，我们来厘清续命大赛中长者的对手还有那些，首先是续命大赛的门槛，长者参加的必定的是高端组，传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中共中央总书记为首，到全国政协副主席为止，一届就有六七十号人。所以门槛得定为曾担任过党、国家和军队正职领导职务（包括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以及政治局常委）的老同志，简单一点说就是类似于今年的乔石、万里、尉健行这样能让长者外地送花圈的就是级别门槛，就是参赛门槛。

而且今年 7 月张劲夫去世也去除了续命大赛一个设计门槛难题，张劲夫另外一个身份是最后一位中顾委常委，他的去世象征中顾委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中顾委这个存在了 1982 年-1992 年十年的组织级别曾是个模糊的问题，按当时的规定，中顾委副主任和常委级别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委员，排名位列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之后；而先后担任中顾委主任的邓小平、陈云则同时又是政治局常委。

这样，按正国级领导职务来限定的元老们健在的还有 17 位，他们分别是（按年龄大小排）：宋平（1917 年）、江泽民（1926 年）、李鹏（1928 年）、胡启立（1929 年）、李瑞环（1934 年）、朱镕基（1928 年）、李岚清（1932 年）、罗干（1935 年）、吴官正（1938 年）、曾庆红（1939 年）、贾庆林（1940 年）、吴邦国（1941 年）、胡锦涛（1942 年）、温家宝（1942 年）、周永康（1942 年）、贺国强（1943 年）、李长春（1944 年）。

解决了职级门槛，其次就是年龄，按 2004 年长者卸任军委主席，实现全退正式进入续命模式的年纪来算，即 78 岁，刚退

休的十七届政治局常委有的才 70 出头怎么能就开始续命了呢。

以参赛门槛年龄 78 岁算，即 1937 年出生之前的元老有资格参加，曾担任正国级而又年龄符合要求的参赛选手一次为：宋平、江泽民、李鹏、胡启立、李瑞环、朱镕基、李岚清、罗干等 8 名选手。而在就在半年前，第一方阵里排在江前面还有万里和乔石，半年后，江已经从第四名跃居到第二名。

成绩的取得既离不开长者自身的保养和锻炼，更离不开广大粉丝的一秒一秒的鼎力续持。在今年的 7 月 1 日，广大粉丝不仅将世界时间多出的一秒都献给了这位长者，更通过不断点击鼠标和回答问题分秒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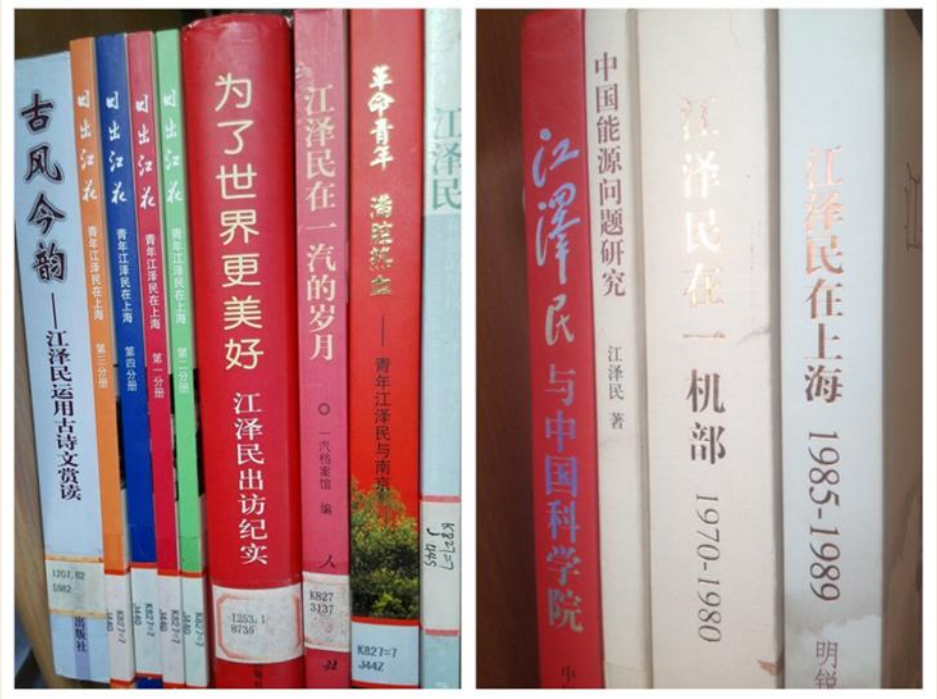


全球 3000 万蛤丝，每人每天续一秒的话，就是 8333 小时，差不多是一年时间，日续一秒，功不唐捐。



我们来谈谈这个号

2014-12-20 江选研讨会



这个号从创立（注：2014-11-19）到现在刚好一个月，正好有机会来聊聊这个号。本来我每天会在饭否分享些读书摘抄，有天朋友说要不建立个公号吧，想来也喜欢做些别人会问「你做这个有什么用」的事，也正好可寻些同好来「我悄悄地写，你悄悄地看」，但有时候就像你只是想描绘一片海，而船是自己驶进来的，不管你们是误打误撞还是寻着酒香进来的，面对着现在这一万个订阅用户，我也难免畏首畏尾。

因为只有一个人，所以大家很多问题无法一一回复，现就比较集中的几点说明一下，一是关于更新，本人精力有限，从想选题、找资料、交叉比对再筛选、到成文、编辑发布，最后还要撞几次「墙」，实在难能保证常常更新。但我有我的写作计划，会迟到，但从不缺席。二是关于被删文章，可以直接回复 1 和 2 看到被删的两篇，当然如果继续作死的话，以后可能会有 3、4、

5。

最后一个就是最想说说的内容问题，很多人在后台发来长者的恶搞图，并希望发布，其实这样的 PS 图乃至香港地摊文学里的料我不比你们任何一个人少，但我不会发的。因为这里是个干净明亮的地方，我内心里住着一个独裁者，你们可以提供好的 idea，但我有自己的标准和趣味，也希望由自己来拿捏好尺度和边界，所以目前为止这里的文章都是我一个人操刀的。

我自己也很感谢这个号，把我从这几年来碎片化的表达和小情绪的抒发中拎了回来，而且人只要是坐下来写文章，即便写的是天上的月亮，地上的蒿草，都是谈自己，我是喜欢夹带私货的，在「一朝天子一朝逼格」一文里应该能看出来，但即使带着恶搞戏谑成分，我也希望行文内容是严肃、克制且有仪式感的。幽默也是有高下之分的，一本正经的荒诞才是最高明的，不求你哈哈哈，只求嘴角上扬。文首那张图是最近在研读的江学有关书目，也是想说明推送里的每一句都是有出处的，这公号骨子里还是有新闻专业主义和基本治史素养的。就像海明威《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里那个每天都会在酒馆里把自己灌醉的老人，他喝得再晕，也没有丢失优雅的风度，他说「这个老人干干净净。他喝啤酒来并不滴滴答答往外漏，哪怕这会儿喝醉了」

我也不知道这个号哪天就没了，愿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成为你的逼格，成为你们暗夜里击掌的接头暗号。

未完　　待「续」